

遊



芙蓉灌漑紀行

祥玉馮：者著

社書圖戶三：者行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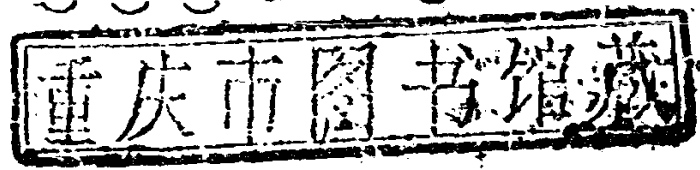
692.7/01
765
2
1



蓉 灌 記 行

目 錄

一、渝蓉道上.....	(一)
二、在灌縣.....	(二三)
三、青城山.....	(六二)
四、從灌縣回成都.....	(一〇四)
五、成都歸來.....	(一九〇)
六、後記.....	(一九五)



485861

渝蓉道上

民國卅一年八月初，我接到成都張文白先生的電報，約我到夏



我接到這電報，非不躊躇，因為國家到了這樣困難的時期，一滴汽油不忍心坐這長途消耗汽油的汽車；但是不去嗎？夏令營有大學及專學校，中學有一百三十五個單位的學生代表參加，共有二千多青年等待我們年紀大一輩的去教育，去把我們年紀大一輩的經驗，灌輸給他們，汽油固然貴重，而教育青年傳授給他們年紀大一輩的經驗與知識，比汽油更珍貴；這兩件事在我腦子裏比量了一下，最後才決定是去，於是我把這事報告了。蔣委員長，得到了蔣委員長的許可，一面覆了張文白先生一個電報，一面便預備汽車準備動身。

在八月八日的夜晚七點鐘，聽說車子開出來了，到了次日清晨還不見開到；我心裏很爲這事疑念，怕的是翻了車，撞了車，或是排着隊人，後來才知道是車子停在半路裏，司機到顧家橋去取東西，以致耽擱了一夜。這些人做事太勇敢了

，若是事先給我來個電話告訴我，我也不會爲這件事晝心一夜地，因爲我不是那不管事情的，沒辦妥的事壓在我心上弄不清楚，我便十分放不下心。

車子開到，是在九日的早晨，這天天氣陰沉，太陽被那陰暗的雲氣包住了，只露着隱約的一個白圈，我們上了汽車，同行的有老舍，王向疑，顧亞力，玉冶秋，尤鐵漢，劉致鈞，李正義，曹鴻勛，還有幾位別的人。我和老舍同坐一部小汽車，其餘的人都坐在另外那輛大汽車。從汽車開了，馬路兩旁的房屋樹木，似箭影般的閃過去，一會，汽車已飛馳過幾個山丘狹路，路兩旁盡是些翻舞的稻浪，眼目所見，都是一片黃琳琳的金色；農家男女老少，有的頭戴草笠，有的頭繫布巾，滿頭大汗，彎着腰在田裏割稻，這正是農忙季節，我看了他們這「努力生產」，這句話真是不錯，這許多穀田裏每一顆米粒，都是寶貴的，穀對抗戰都發生不少力量，前方戰場裏守疆土的戰士們，以血肉頭顱，大中國的山河，而在後方的百姓們，也不是流着汗水拚命耕耘收割嗎？想到這裏，我心裏很愉快。因此，又想起我的房東劉老闆也割了穀子，在我們出發以前，



他滿院子也都已變成沙黃了，我爲他作了首詩，題目是——

穀 熟

今年四川雨不勻，

收成有的不趁心。

劉老闆特別勤，

種籽下的早。

栽秧不後人，

後來不下雨。

他是不關心，

領我看他所種穀。

各地收成十二分；

還有一位李老闆。

所有穀子出白穗，

租穀本來六石五，

所收不到四石穀，

爲何這樣不景氣。

只是太懶不努力，

勤勞的有收成。

懶惰的無收成，

這個理甚易明。

你倒是願收成不願收成？

全看你自己勤不勤。

汽車走得很快，天氣一會比一會悶熱，空中的雲也漸漸加濃起來，忽然打了

幾個雷，大顆的雨點突然落下來了，雷聲和雨點，一會比一會加密，只聽得兩旁那乾熱的稻穀叢中，被雨紮得瑟瑟的響，雨落得很大了，前面和兩旁都是一片霧氣。望不見遠處的山，我心裏很不安起來，想起了後面的大汽車，沒有篷子，是個敞口的，又沒有一件東西遮雨，坐在那車上的朋友們，衣服一定都被雨淋溼了，雨中氣候又涼，大家豈不是都要被雨淋病的嗎？我這樣想着，心裏更不安。一到來風驟，車子停下，大汽車上朋友們的衣服，真被雨淋溼了，尤其是王治秋先生的，被淋得最厲害，我趕快冒着雨在街上買了一張大席，給後面大車上的朋友們遮雨，這大席是人家吊在鋪廊下遮太陽的，所以價錢很貴，用去一百多塊錢，我又作了一首詩：

大雨

出發在途中，

車聲轟轟過。

看見穀已黃，

農民正作工。

忽然陰雲佈，

四處皆驚鴻。

忽然落大雨，

不久壞已耳。

停車來風歸，

大車無雨篷。

同志衣溼透，

不安我心中。

趕快去買蓆，

百元子膳錢。

雖然是舊蓆，

看來尚可用。

不怪人家說：

「下江人大胆，

出門不帶傘。」

今天雨起來，

可說是高見，

俟後再出門，

雨具為最先。

在來鳳屏的憲兵合作社用午餐，這個合作社辦得很不錯，飯菜的滋味做得也好，招待也極殷勤，價錢並不貴。

打過尖，上車再走，這時雨也停了，只是那馬路上很泥濘，時常將汽車的膠輪滑下很深，把泥水捲起來，濺到馬路兩旁行路人的身上，使我心裏很不好過，但這又有什麼法子呢？只有希望我們的公路趕快修築好，修得象那有那那由那路

一般光，下過雨不存一點水，風一吹，立刻就乾，到那時候，汽車的輪子決不會濺人家一身泥水的，我自己心裏這麼想着，膠輪被泥貼得很厚，車子沒有以前開的快了。

到了丁家坳，見到熊校長和黃先生，熊校長是同文中學校長，黃先生是裏面的教職員，去年經過這裏認識的，所以今年經過這裏文來看望他們一次。

同文中學

同文中學在九江，	抗戰以來便西上。
搬到壁山下家坳，	師生也能上講堂。
天旱附近無水喫，	鑿石六丈出水漿。
一塊磐石很難鑿，	到底鑿成真有方。
附近人們靠此水，	好水到有三四丈。
起初有人說不成，	硬把迷信來阻擋。
開夫斃地都無井，	如今開井壞主張。

此亦未免太守舊，

利國便民要提倡。

我們如果不來辦，

泉水豈能遍地長。

此事成功有來由，

勇毅果幹熊校長。

走進他們的學校，休息一會，談了一些話，熊先生送我幾個饅頭般大的無花果，老舍先生和我每個人吃了一個，這無花果看着怪不錯，吃起來就不大好吃，雖開同文中學以後，我把熊校長送我的那幾個無花果，帶回車上來，老舍先生對我說：

「這東西真不好吃」

可是熊校長很誠懇的送給我，不要不是太對不起人家了嗎？我送了老舍先生二枚，剩下的我便帶在身邊，做紀念品。在這裏，我想起了聖經上一段說，開花不結果的樹，就像說話不做事的人，開好花不結好果的樹，就像說好話不做好事的人。無花果雖然不好說吃，但是它不開花而結果，這正可比只做事不說話的人。

無花果

無花果，很新鮮，

在北方，不多見。

走到了家，

進了同文學校。

校長熊先生，

送了十個整。

剛摘下來的，

意思很誠懇。

只可帶在車中，

自己也不肯享用。

送了二個給老舍先生，

這事我還是不敢忘。

我很誠懇的謝謝我的良朋熊校長。

到了榮昌，看到沈宗瀚先生，沈先生新結了婚，他們的孩子看來很瘦，身子也極悶熱，爲了抗戰，大家的生活都苦起來了。生活雖然苦，他們的精神却很好，對抗戰的決心，信心很強，這都是我們抗戰必勝的表現。第一次看見沈先生的新夫人，很想送他們點禮物，可是一時想不起買什麼東西適宜，覺得很難不起他們只好以後再補吧！

榮昌

沈君宗翰，住在榮昌。
他辦農業，正是內行；
沈君顯英，很有芳名。
操勞過度，不久命終。
各處追悼，報紙特登。
已經一年，表揚存命。
沈君緒弦，四川省城。
我到榮昌，時來恭賀。
房子很小，真是熱鬧。
小孩漸瘦，不是折磨。
田中稻穀，旱乾缺水。
真是奇特，許多白穗。
抽出一根，有虫咬壞。
沈君顯英，我將轉眼。

快走快走，實免心悲。

回頭見吧，再會，再會！

到了內江，天色已黑，街上那五顏六色的行人們十分擁擠，汽車也不少，這市街的繁榮可以與重慶相比。全市的燈光，直照得半空發白，我們便決定在這裏過夜了。先到中國旅行社問房子，中國旅行社的房子都已住滿，沒有一間空的，另外又尋了幾家旅館，也說房子都住滿了，沒有空的，正準備另外想法找房子時，忽然有軍校的招待員從我們背後跑上來，他說歡迎我們到軍校招待所去住，他並且說那房子寬敞，院子也很清爽，我想既是尋不到棧房，軍校招待所的人又很誠懇的歡迎我們去住，爲什麼不去呢，所以我們就隨了那招待員去軍校招待所住了。

內江

內江好地方，第一是出糖。

人們必需品，全賴各糖場。

如今精專買，
其他能產米，
最嫌運輸路，
經濟是根本，
文化積厚高，
抗戰重慶地，

國稅是大宗。
生產在四鄉。
就賴此沱江。
此間多富商。
樣事有商樣。
成渝大道上。

進了軍校招待所，房子的確很清潔，院子也大，頗麻煩了他們一陣。在這裏見到鄧子舉司令，他過去曾給我當過參謀，現在的相見，引起了許多感想。他對我談了許多在北平南苑的舊話，幾年來他奔波在抗日的戰場，滿面披着戰雲，比以前更勇敢了。

鄧司令

內江治安好，
人烟極稠密，
糖產最富饒，
地處成渝道。

有儲部司令，

轉運英藥。

前年打日本，

立過大功勞。

現在督訓練令

努力還不少。

南苑曾隨我，

也是充參謀。

生平我皆知，

因為是舊交。

此次談抗戰，

有理又有條。

如果再臨陣，

定然立功勞。

招待

我們到內江，

正要找棧房。

旅館都住滿，

還須細商量。

忽然有人說：

軍校設有招待所

懇切邀我那邊住。

房子很寬敞，

院中挺涼爽。

見了解司令，

說話很真誠。

他曾跟我當參謀，

說些何陋舊情形。

這也是好友。

這也是良朋。

說到打日本鬼子的情形

真是努力，

確實奮勇。

鄧先生又給我談了許多他在疆場殺敵的奮勇情形，他如何在砲火彈雨中出生入死，與敵人撕殺，最後他說有一個兵，在夜間襲敵人時，一股氣殺死了八個敵人，因為他太勇敢不要命，後來不幸被日本鬼子刺死了。這樣的勇士，日本人看了也要尊敬，所以敵人把他的屍首埋了以後，還替他豎立了一個質料優良的木牌，那木牌十分光亮，上面寫着：

「中華民國軍勇士之墓。」

一個兵

鄧司令，真忠誠。

段防長，真勇猛。

僅有一個兵，

殺死八個日本鬼。

後來被敵審，

敵人立個木碑示崇敬。

上書：「中國的無名英雄」。

誰敢說我們不勝？

這就是最後勝利的保證。

曹仲植先生來看我，他是內江食糖專賣局的局長，為人精明伶俐，口齒清楚，說話很快，曾在××軍池峯城那裏當過軍需，和我談幾句話就走了。

高樹勛總司令和魯崇義副軍長兩位要到重慶去，路過這裏，今夜也宿在內江，他們一同來看我，一到我這裏，彷彿孩子看見親娘一般親熱，不知說什麼話好，我首先問他們最後一次作戰的情況，高樹勛說因為他對日本鬼子的復仇心太大，打起仗來什麼都忘記了，恨不得一下子把日本鬼子消滅，所以這一次的戰爭，他的部隊死傷一萬二千多人。在敵人的重圍中衝殺了二十多次，有四個團長也太奮勇，不顧一切的犧牲了。我聽得高樹勛這一片沉痛的話，心裏既感佩，又難過，佩服的是前方將士們這樣不顧生死的與敵人拚命，難過的是我沒有同他們在一起。故人相見，話說不完，我們越說越多，最後魯崇義說：

「盼先生早日從成都回來，我們還有很多話要說呢。」
我說很好，我們一塊吃了晚飯他們才去了。

我一個人坐在房裏，想着剛才他們那親熱談話的情形，心裏安不下來，回憶着以往我們在一起的情況，許多舊事都一齊湧上我的心頭，我不能睡，我很想再看看他們，再和他們談一些話，心裏躊躇甚久，一直到十點多鐘，我又跑到高樹助魯崇義他們的旅館去，他們也都還沒睡，我們又在一起談了許多話，一直談到深夜，街上的車輛和行人很稀少了，我才回到軍校招待所。做了一首詩：

高樹助

高樹助名樹助，

多年學生最忠純。

會同倭寇大打仗，

耐苦耐勞又耐困。

此次爲事往重慶，

今晚也宿內江城。

他同魯崇義，

一齊來見我。

愈說話愈多，

越說越親熱。

既像孩子見了娘，又像弟弟見哥哥。

泉也說，西也說。倭寇打走方能活；他何回去已很晚；我到旅舍又回看，回來已不單，沐恩約有下半鐘，明日暫分啟，何時再能見？亦須是重慶或是成都見

內江是四川產糖最出名的地方，產量既豐，價錢也便宜，聽說川康一帶的人民吃糖，大多是內江產的，爲了紀念這個產糖的地方，我從這裏買了幾個冰糖球，打算帶到成都或別的地力去送朋友。

糖 球

內江產糖，本是大宗，

出產極多，多人養活。

最好一種冰糖球，他能銷的各處甚

我也買了好幾個，帶往成都送朋友；

花錢本不多，淺示感惠恩綸。

這樣東西多製造，
外國貨物若不來，
若果盡用外國貨，
我們定然沒法過。

外國貨物來不到，
抗日不會斷錢財，

第二天早發後，大家又上車出發，從內江往成都的路上，到處都可看見那一片片密繁茂盛的甘蔗田，不怨人家說內江產糖，看見了這麼多量的甘蔗，也可知道內江的糖產是如何豐富。空中的雲已散淨，天氣清朗開了。由內江往成都走，地勢逐漸平坦，沿途稻田裏的農民們，赤裸着半截腿腳，踏在水田裏割稻，他們在公路旁邊鋪了許多蓆子，把割下的穀稻晒在蓆子上，看看這種情形，更知道生產之不易。我們平日吃的白米飯，有多少人知道是這麼艱難呢？因此我想起一首古詩：

鋤禾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

這些話說得真是不假，在我們吃那銀米飯時，應該想想農夫們是多麼辛苦，每一顆米粒，都是用血汗換來的呵！

沿途還有些已熟的紅柿辣椒，有饅頭一般大，既美且肥，鮮紅的顏色，隱隱在那碧綠的密葉中，煞是好看，這在北方似乎很少見到。

快到球溪鎮時，路兩旁便發現一片片高粱地，這在四川可算稀少，我們前面的小汽車走得快些，把大汽車丟遠了，在球溪鎮停車休息，同時也等等後面的大汽車。下了車，在車上看見許多賣棉花的。我與老舍先生徒步到一家茶館門口，見有一個人提了一串活魚，那魚們還在跳動，我便問他道：

「你的魚是不是賣的？」

「是賣的。」那提魚的人答。

我選了一條大鯉魚，付了錢，便提進飯館裏去，請飯館給我們一半清燉，一半紅燒，又打來二兩燒酒，老舍先生本來很愛喝酒，但和我在一起他似乎沒喝過；今天看見我打了酒，特別高興，一面吃魚飲酒，一面便和我談起詩人白居易出征的故事來。我平日也最喜歡聽他講故事，今天因為酒興，他講得也更精彩。……不久，後面大汽車趕到，車上的朋友們也下來喝了杯茶，便又上車走。

這一帶的公路高低不平，而曲折的彎子也太多。不知冤枉繞了多少路，爬了

多少坡；也不知多消耗多少汽油與時間。假如在修築公路時多化費些工力和金錢，把路坦平拉直，經過這裏的車輛和行人，也不會消耗這許多的時間，力量，與金錢；這兩項消耗相比，自然是把路修直築平台算得多，「一勞永逸」有多麼好？但一般人向來是怕眼前難，眼光望不遠，得過且過，却不知這樣冤枉多少時間與金錢哩！

到簡陽，一般食品較重慶便宜了許多；大肉六元一斤，白米十二元一升。這個縣城很大，恐怕有好幾千戶人家，人口也很稠密，街上的行人很多，幾乎擠不動，店舖門口掛着各色貨物和招牌，沿街擺小攤子的也不少，這都是抗戰的關係，使四川許多偏僻的城市都繁榮起來了。

過簡陽以後，沿途看見許多搖小車子的，很帶北方氣味，這裏的公路，凹凸不平，使得車子顛簸得厲害，公路也沒人修築，據說是因為四川公路管理機關不統一，公路壞了，修築的責任便互相推託起來，所以才弄成現在這種樣子，公路壞得幾乎不能走了，也沒人管。其實這種事應該完全交給專司的內行人去做，那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到了龍泉驛，這地方也很大，這是四川險要之地。

車子將近成都時，便是一片平野，頗似北方的大地，沒有那討厭的羣山阻擋視線，只遠遠望見有些藍的山影，田地非常肥沃，穀稻較比重慶附近收成好多了，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由這裏便可證實。車子沒有了那土坡阻難，在平坦的公路上飛馳得加倍的快，不久便飛進了人聲喧嘩的都成市街了。

到了成都，有中央軍校和官邸以及其他各方面派來的代表們來迎接，軍校代表說：軍校有招待所住，官邸方面代表說，早已替我準備妥當房子。這使我很爲難，最後我謝絕了官邸和其他各方面代表們，感到很對不起他們，終於來住在中央軍校裏。

在軍校裏會見萬武樵教育長，寒暄過後，相談之下，才知道萬教育長曾在陸大當過教育長，調來這裏不久。

晚上出街，看見馬路兩旁的建築，有似北平一般溫靜，馬路寬敞筆直，在這馬路上，走起來格外感到暢快，電燈很明亮，來往的洋車也很多，有人說成都是個錦城銀城，綢緞城，……總之是個極富庶的地方。

我叫人把我從內江帶來的糖球給穆教士的小孩送一籃去，這位穆教士今年七

十三歲，在中國傳教四十多年，是位虔誠信佛的舊太太，她是經商的人，去年我們經成都時曾在這老太太的福音堂裏住過。

這天夜晚下了一夜大雨，到第二天早晨，發現軍校校長的房子都漏了，誰都想不到漏得這般利害，全屋子裏桌椅床舖都被漏得濕透了。這都是建築房子的人騙了錢，馬虎了事所以這房子像紙糊的，禁不起一陣雨就壞了。

一早聽說萬教育長騎馬摔看腿，我與老舍先生一同吃過饅頭，喝過稀飯，便去看萬先生的腿傷，走進萬先生的房門，看見萬先生右腿裹了紮帶，慰問過萬先生的傷勢，他說不要緊，我才放了心。

騎馬本是一件難事，而馬又容易受驚，就是馬術熟練的人，也時常被摔壞，像教育長這種身負重任的人，出門不應該騎馬，應坐車；因為一旦被馬摔着，自己身體姑且不算重要，而國家付給的責任却比身體重要得多，所以像萬教育長這樣的人，應該處處注意身體健康，才不負國家的責任，縱然想學習騎馬，也應在場裏練習，在練習不熟以前，斷不宜冒險騎馬上街的。

萬耀煌

萬武樵教育長，
紀律重嚴肅，
一早去騎馬，
街上人本多，
路上頗泥濘，
此次還算好，
特別加謹慎，
在此抗戰中，
若是不辦公，

辦事頗緊張，
教育很有方，
把他腿摔傷，
騎馬不便當，
易驚馬發狂，
不算怎麼樣，
禍須自己防，
責任各有當，
國事受損傷。

二 在 灌 縣

啓程往灌縣去。

一路的橋樑都壞了，實在都需要修築，有好幾處的橋樑壞得簡直沒有法子過。

壞 橋

道路很不錯，橋樑壞的多，
每輛車過橋，客人都下車，
稍一不謹慎，車即翻下河。
橋樑壞如此，這是誰的過？
設官又分職，應該各盡責，
最要是小官，凡事須親作。

臨近灌縣，大路兩旁的稻叢，仍是碧青未黃，生得十分茂盛，因為這裏氣候較涼，雨量甚多，所以收成也晚。

到了灌縣，城外邊早已有排好的軍樂隊來迎接我，銅號銅鼓閃出黃光。我們一下車，軍樂隊便奏起樂了，聽得這樂器，我心裏很不安，因為擺出這樣隆重的儀式來歡迎我，太勞碌他們了，所以我不管到甚麼地方去，不願人家迎接我，我寧願一個人溜進去，減省了許多麻煩，並且以為那臭架子不擺，還有一點革命味。

這天晚上，住在任覺伍先生新蓋的房宅裏，這座新房宅，是獨門獨院，上房一排五間，兩旁有耳房，後面有廚房，寬大的走廊，頗似北方建築，在中門的左右各有小側門，室內清潔雅緻，桌椅几凳，既簡單又樸素，四壁掛着名人字畫。看了這房屋的佈置，令人發生幽靜快樂之感。老舍，賴亞力，王冶秋諸先生，住在一個書房裏，這書屋的院落小巧玲瓏，很適合住小家庭。聽任覺伍先生說，這地皮在他購買時僅化去二百元一畝，眼下已漲到六千元一畝了。一位革命同志，也應該購置一點私產，因為他也需要吃飯，生活，我覺得任覺伍先生的辦法很對。

從客廳裏看見趙望雲先生一張畫，畫得很好。

任覺伍

一位任同志， 本在灌縣住，

努力革命事， 言行都佩服，

事事有辦法。 幹事能吃苦，

一所小房子， 清潔真齊楚，

屋子是新建， 地是二十畝，

原來本不貴， 能收許多錢，

兩道引水河， 晝夜水汨汨。

我們住了好幾天， 招待我們費工夫，

費工夫， 將來如何把人情補！

天氣晴了，河邊的風很涼，聽說這河流發源於雪山，而河裏大部份是那溶了雪的水，所以吹來的風也很冷，吃過午飯，便去看梁仲華先生，梁先生因事到成

都去了，所以沒有陪到他。我便又去訪晤了薛子良先生的父親。薛先生的父親名薛岫青，是前清時候的老舉人，鬚鬢蒼然的老先生，仍是童聲童氣，走起路來像年輕人一般輕快，真使人欽佩。

薛岫青

老先生薛岫青，真是一位民族英雄，

兩眼似銅鈴，說話聲音如銅鐘，

心最公，意最平，謀國忠，對友誠，

誰也想不到，他是七十多歲的年齡！

走起路來腰板挺，年青小夥子都趕他不贏。

我看他這個樣子，總要活個一百二十齡

最難得的一件事，就是他救國的忠貞。

晚上七點鐘，參加夏令營的晚會，出門時，因為汽車司機不在，等司機回來，車子又打不着火，最後只有徒步走，所以抵達會場時，已經八點鐘光景，還

等候我們沒有開會，心裏很是不安。

晚會

夏令營晚會，
精銳都會粹，
排的很整齊，
最好唱歌隊，
男的方唱完，
女將又一隊，
男女齊和唱，
大家皆鼓掌，
個個都奮勇，
誰也不相讓，
抗戰歌兒好，
大家樂洋洋。

我也在這里唱了三節唱，名字叫「爸爸在家」，用的是泰安土調，歌詞如下：

(其一)

爸爸在家受欺凌，
孩子們在外呀真是心疼，
一定打回老家去，
救我父母救我弟兄。

救我父母救我弟兄，

(其二)

爸爸在家正逃荒， 孩子們在外真是心傷，
一定打回老家去， 救我姊妹救我爹娘，
救我姊妹救我爹娘。

(其三)

爸爸在家受欺侮， 孩子們在外真是痛苦，
一定打回老家去， 雪我國恥復我國土，
雪我國恥復我國土。

這個晚會的人很多，開演的話劇劇名「生死戀」，扮演女主角的是朝陽學院的畢業生，技術還好。其中最精彩的地方，是女主角宣佈她父母在東北死難的情況，甚為動人，在場的觀眾，有些受到感動，落下眼淚來。但劇情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最後女主角強迫漢奸市長夫人服毒，這情節就不怎樣合乎實際了。我和老舍先生談起來他對這一處的情節也和我有同感，可見寫劇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這八月的伏雨季節，晴天落雨並不爲稀奇，尤其在氣候涼爽的灌縣，雨量尤多，在八月十二日一整天時晴時雨，上午九點鐘光景，我們走進公園去，看見公園的牆上貼了不少的標語，有些標語寫的很奇怪，如「儉樸」之「儉」字却寫做這個「簡」字，這也許是另有別的講法，這「簡樸」二字也許是做「簡單樸素」解釋，大概如今人們因爲有的喜歡奢侈，便不喜用那個「儉」字，所以就將那個「儉」字改用這個「簡」字了。

到夏令營去演講，講的題目是「一百個第一」。先由張治中將軍作了個介紹，他說：

「馮老將軍是你們久所聞名的，他年過六十而每天還是讀書寫作，他這種精神是如何的偉大！在他六十歲生日的時候，作了一百首自壽詩，有一首詩中，他自稱爲六十歲的小夥子，（說到這里，大家都對着我笑。）今天，你們這些真正的年青小夥子來聽聽這六十歲的小夥子的教訓罷！」

我於是就先說了一段開場白：

「我來這以後，就對張主任說：『我來是來學習的，是來聽的』。但是他

說：「不行得『說』」我說什麼呢？我說的都是些家常便飯，老生常談。家常便飯儘管平淡無奇，但一頓不吃肚子可餓得餓（全體大笑）我的題目是一百個第一，就是把抗戰以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這五方面待出的前所未有的事舉出一百條來談一談」。

演講

許多好青年， 個個都健康，
入了夏令營， 四育皆發展，
或者有人說： 「未免太化錢」
這種批評法， 我覺甚不然，
若是不受訓， 混過一夏天，
不但無所得， 甚至罪過添，
而今得受訓， 心身都發展，
全國這樣辦， 抗戰力增添，

一個大希望，
夏令營普通，

普通到全國，
造就無數好青年。

夏令營編譯易君左先生來訪，並要我在《中日報》題字，我寫了下面一段話：
「在中華歷史上第一次光榮的民族復興的大戰爭中，我們每個青年，都應當立一個最新而又最堅的決心，就是在團長領導之下，獻上全心全身，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抗戰到底。」

曾見湯耿光先生，他給我談起印度問題，現在把他的話摘要記在後面：

(甲) 甘地堅決反抗英國人。

(乙) 尼赫魯也是堅決反英的人。

(丙) 英國持有兩敗俱傷的態度，拘捕印度五十餘人下獄。

我站在我們中國三民主義的立場上，覺得英國持有兩敗俱傷的態度固然不應該，而印度當在世界大戰同盟國團結反抗世界法西斯強盜之時，持以不合作與反抗英國的態度，更不應該。現在我們的敵人最得意且強盜，縱然目前有一些說不過去的事，也不應分裂，減少了抗敵的力量。應該互相容忍，團結力量，認清目

前世界上共同的敵人才對。至於英國呢，當然我也盼望他適可而止，不可太使印度的人們喘不出氣來爲好。

忽然起了暴風。把我住的房子，窗上的玻璃打破了幾塊，住在人家家裏不小心窗門不開好，所以才發生這事，心裏覺得很抱歉，對不住人家。我趕快叫尤鐵漢從街上買了幾塊玻璃換上，我對尤鐵漢說：

「怕熱鬧開窗子，鐵鉤子就該掛好，鐵鉤子不掛好，把人家的玻璃打碎了，就應該不聲不響替人家把玻璃裝好，若是不裝好就走了，那真不知道挨人家多少罵呢！」

昨夜雨下得太大，今天清早氣候驟然轉涼，這裏的氣候恐怕比重慶相差二十多度，今天早晨必得穿小襖才能過去，出門最要緊的就是注意穿衣服，我們看一般人的病，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因穿衣不小心，受到寒得了病，所以穿衣服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上午正在收拾演說稿，灌縣的孫實先縣長來看我，給我談了一件事記在後面：

「灌縣附近有一小股土匪，兩月前在青城山就有十九個土匪騷擾過，那土匪並不是本地人，現在已經剿清。」

房東任覺伍先生來談：他說他有一個姓汪的朋友，在茂縣當專員，那裏種植鴉片很多，汪專員想澈底剷除鴉片，在割鴉片烟時，汪專員禁止割，百姓們都起來反抗，雙方起了爭鬥，動起武來，兩方面都有武器，互相開槍射擊，雙方死傷好幾百人，汪專員被圍困在縣城裏，對方領頭的姓門，行動很有計劃，一面圍城一面割烟，等到城圍被解，烟也早被割走了。

任先生的意思很贊佩汪專員的能幹，我聽了他的話以後，覺得這事做得似乎太勇敢，我的意思是：

(一) 國家早已頒佈禁種鴉片的命令，種鴉片是違法的。

(二) 我國人民因吸鴉片而受害甚久，國家衰弱這也是一種原因，所以我們一定要剷除鴉片烟。

(三) 但是剷除鴉片應從種植時着手，等它長熟了再開始剷除，那不是等於要人家的命嗎？

九點鐘又對夏令營的學生們講話，他們聽了我的講話，許多人都笑得前仰後合，彎腰駝背，把嘴撫住，因為氣候逐漸熱起來，我出了汗，把衣服都溼了。在今天的講話中有一條說到精誠團結，我引用了北方土話說了一段極淺近的道理：

「『仇不仇，一合手；齊不齊，一把泥』。壘牆的石子，高凹不平，一把泥土，就給塗得平平整整的，抗戰就是我們中國的一把泥土，把四萬萬的散沙和河光石給粘緊了塗平了，憑了這我們粉碎了日本人的迷夢，獲得了一天天到來的勝利。」講完了話，我坐在房裏休息，門口聚滿了學生，他們都睜大眼睛對我望，有許多學生拿了紙本子和筆墨來請我寫字，起初我是一概答應寫，誰知越來越多幾乎每個人都回去拿了本子來叫我寫字，紙本子一包袱一包袱的送過來，要寫字的人太多了，正沒辦法時，張文白先生想了一個法子，用活葉紙寫，每人一張活葉紙，寫幾個字，我覺得這種方法很好，叫人把紙帶回去，有時間就慢慢的寫。

走出城，望見那青藍色多翠松的石山，遠遠的山峯，被雪蒙着，變成白色，在炎夏的季候，能看見這些，實在使人高興，徒步走上玉壘關，記得去年到這裏時，正是趕上落雨，每個人頭上頂了斗笠，冒雨踏着這石板路走，遠景都被雲遮

住，是一點也看不見。今天可好，沒有落雨，也沒有霧，天空比岩石還藍，一定可以清楚的看個分明了。走上玉壘關，便又望見那四個大字：

「川西鎖鑰」

再走不上兩三里路，到了二王廟，這個廟子是李冰父子的祠堂，廟門旁邊有一道很大的竹索橋，據說這橋的名字叫夫婦橋。二王廟今年新蓋了一座門樓，上面懸了一塊新匾，黑底金字，十分耀眼，「二王廟」三個大字，還是我去年到這裏來寫的，每一個字有兩尺大，「二王」兩字看來還將就過得去，「廟」字看來真有些不講究，看完我就寫了一首詩：

二王廟

來到二王廟，
看來也好笑，
門上隸字匾，
金光很輝耀，
本來隨便寫，
未能細選挑，

以後再寫字，應當多斟酌。

在這二王廟裏，我看見許多求籤的婦女，可見這裏人們迷信仍未除掉。

在另一個小院子裏，我看見章嘉先生，他住的這個小院子，有很小的幾間房，十分安靜，他正跪着念經，看見我來便趕快爬起來，招待我們喝茶，小房子的牆上掛了許多的畫像，桌上擺了香紙木魚什麼的，他人叫擺桌子給我們準備飯吃，因為我們還不餓，謝絕了他的飯，便坐下談了一會話。章嘉先生說：

「在五月初四那天，樓上幾乎起了火，因吃烟不小心，把烟頭兒丟在地板上，幸賴大家的急救，才算把火救熄，平安無事了。」

在公共汽車上，在火車上，在船上，也往往因了一個烟頭起火，輕則把車船燒毀，重則人命有關，這都是吸烟的人不小心的過。

從這裏我看見一位姓聶的老道，年紀已經有八十多歲，但身體仍很結實，耳不聾，眼不花，全身的氣力似乎也不小，這麼大的年紀，還這樣健壯，實在不是多見的。

從二王廟回來，在路上碰見了梁仲華先生，他把我們約進陳家茶館去坐，談

了很久，一直到天晚，並在一起用的晚飯。

梁先生面色很黃，他說他生病剛好，身體還沒恢復健康，他說彭縣那裏也有一些古跡可看，有個文翁祠，這個文翁對四川的教育及水利頗出了大力，但並趕不上李冰父子的功績大。

梁仲華

梁仲華先生， 爲人最忠誠，

道尹和縣官， 做過多少年，

現在住灌縣， 真是沒有錢，

若說是做官， 可算一等廉，

讀書最仔細， 用功很是專，

只是一件大毛病， 不會營來不會鑽。

給夏令營學生們寫字，按送來的名單，每人寫一條，每條寫三個字，總數目有三千多條，所以寫的字大多數都是學習革命先烈的話，因爲先烈的事跡對於青

年的立身處世，有很大的幫助；有的便按他所學的科目寫出一位專家的姓名，假如要想知道先烈和專家們的詳細事跡，他們從此再去翻看歷史，或名人傳記那就更有趣了。

李哲士夫婦來看我，李先生是美國人，華西大學醫學院教授，到中國已有三十多年，他有四個兒女，第二個兒子在美國學海軍，今天他們由松潘回來，要回成都去，李先生說二十年前在北平南苑曾和我見過面，李夫人兩年前也曾在華西大學見過我，他們說我回成都時，務必請到他們家去住，我覺得不好得罪生朋友，所以我就答應了。

李大夫

美國李大夫，

爲人很有趣。

性情很和平，

說話有道理。

我在灌縣住，

他也來此處，

剛從松潘回，

要往成都去，

二十年前在北平，我們已經見過的，他說若是過成都，務必請到他家住。不久我經成都過，到他家裏住一月，蒙他招待很週到，飲食起居皆有序，二人花費一千六，我覺實在太便宜，假如住在旅館裏，三千五千也不夠，每早祈禱着聖經，於人心身大有益。

會見灌縣警察局局長，他向我訴了一些苦，他說他們的錢很少，物價一天比一天高漲，生活很難維持，錢少事難辦，我覺得這只好怪日本鬼子，若倭寇不來侵略我們，我們的物價怎麼會高漲呢？我們的生活怎麼會困難呢？要想解除這些困難，只有把日本鬼子打走，這些困難才能解除。

紀念「八一三」的這天，我親自跑到街上買了一幅中堂，給張文白先生寫了如下的話送去：

張大「八一三」 文白異致辭

指揮革命軍

擊碎敵人胆

正氣壯山河

軍人之模範

「八一三」五週紀念日寫贈

文白將軍

馮玉祥于灌縣夏令營

這天，晚飯後六點半鐘，張文白，老舍二位先生，和我一同走進公園，坐在沱江邊去乘涼，看着靈岩山那茂密的樹林，呼吸着江水的涼氣，一面互相談着天心裏感到格外舒暢。

由這涼水，使我想到從前給我做飯的廚子老張，在山西晉祠不老泉洗澡，因為那泉水太涼，腰和腿都受了病，後來治了好久，花錢也不少，到底沒有治好，可見冷水洗沐不可不小心啊！

夜晚七點鐘，在夏令營開辯論會，參加這辯論會的人是從全營中選出的，共有八位，學籍是五個大學，三個中學，代表着七個省份，討論題目是：「青年人應否參加政治運動」，每一個人的發言，限制十分鐘，現在把參加這辯論會的代
表名單記在後面：

第一組：蕭世傑——女，齊大，皖。

陳定開——男，二中，蘇。

李文海——男，川大，鄂。

杜紹篋——男，重大，浙。

第二組 楊先譽——男，武大，皖。

段洪鴻——男，六中，魯。

董景芳——男，銘賢，晉。

夏豫生——男，金大，鄂。

首由蕭世傑發言，她說：「今日的政治運動，即是抗戰建國運動，沒有一個國家不以青年作建國的幹部，不以青年作革命的中堅，所以在我們今日抗戰建國的時期中，青年更應該從事政治運動，何況人類是政治的動物，青年是人類一份子，那能孤立在政治範圍以外呢？……」

反組的意見是：「青年參加政治運動過由於國家政治腐敗，社會陷於混亂狀態青年不得不領導羣衆，要求政府作政治改革，今天我們的政府，是革命的政府」

，有革命的領袖，有三民主義，作全國政治進綱，所以青年不必參加運動，參加政治運動無異是分散抗戰力量。……」

兩組爭論極爲激烈，爭論到最後，主張讀書不參加政治運動的勝利了。張文白先生請我講幾句話，我就給這個辯論會，作了一首丘八詩：

夏令營辯論會

青年辯論會，正反分兩組，

氣象俱堂堂，一一說抱負，

態度甚活潑，口齒也清楚，

甲言重政治，乙言重讀書，

聲音壯且洪，條條有理路，

二者均重要，不可稍偏枯，

我願好青年，讀書莫忘國，

努力去學習，救國莫忘書。

我的話講完後，文白先生也講了幾句，他提出一個，很有趣味的夫婦辯論的故事，他說他在長沙時，曾請來十幾對夫婦吃飯，當時，有一對夫婦爲了一件事爭論起來，且各抱極端，互不相讓，鬧得無法下台，後來經過朋友們的調解，這對夫婦的辯論才算平息，席間有一位朋友做了一首詩：

夜半夫婦辯論，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公婆同舉杯，

你乾你的杯，我乾我的杯。

張文白先生把這詩改做：「夜深辯論，你說我不是，我說你不是，你乾我的杯，我乾你杯，……」這樣才算把辯論的空氣轉緩下來，一位女同志也不會爲夫婦辯論的故事難爲情了。

八月十五日一早，發了唁楊滄白先生家屬電二件，電文如下：

（銜路）驚悉滄白先生遽歸道山黨國不幸失此老成傷悼無已謹此

電唁尙祈節哀順變爲盼！

馮玉祥

下午到公園裏去走走，在伏龍觀裏，我看見一個白胖的老道，去年到這裏來

我曾見過他，他長得更胖了，去年他曾請我給他寫過字，說是往石上刻的，今年來這裏，沒有我的字刻在石上，大概是沒有錢的緣故，我看不刻石更好一些，刻那些字有什麼用處呢？我就這樣想。

這天給任覺伍先生寫了個中堂，把這中堂的文記在後面：

看到那江堰的索橋，看到內外江的分流圖，就知道我們的祖先是具有極高的科學頭腦的，我們原有這可傲人的長處，假若再能奮起直追，把握住現代的科學，爲全人類謀福利顯真理，則中華民族的優秀豈不成爲全人類的光榮麼？

三十一年夏遊灌縣蒙

覺伍先生慇懃招待，書此相勗，藉表謝忱。

馮玉祥

聞成都出版的新新新聞，看見幾條重要消息，記在下面：

(一) 法幣不禁運。

(二) 由下月起，攤派××公債，自每年收入三萬元以上之數起。

(三) 震動西南金融界的三千萬元大貪污案，係中央信託局職員林某，已被

押，牽涉範圍似乎很廣，內另有主犯係駐緬主管運輸，其數目約計爲三千萬元云云。

(四)東北中山中學，發生盜題案，每條售洋二百元，其售出若干條後，經學校當局查實嚴辦，內有人已經脫逃。

看了上面第三第四兩條新聞，大的貪污在三千萬，小貪污每條試題二百元，這是什麼原因？我看是因爲都想住洋樓，高廈，坐汽車；穿西服，皮靴；吃大菜……都互相不服氣，你未必如我學識廣博，也許你連大學文憑都沒拿到，是被學校開除的，你不過有個好叔叔，好伯伯，或是好親戚，好同鄉，會吹牛會拍馬，所以你的官級大；既然如此，那麼大家都比賽弄錢好了，誰能穿得時髦，裝飾得漂亮，有大菜吃，有洋樓住，誰就是進步份子，也就有人看得起，有人拍他的馬屁，至於他的錢是怎樣來的，是沒有人過問，然而那些真正清廉，節儉的人，反倒有人笑他是傻瓜，像這樣的社會政治怎麼得了呢？這種惡劣的習慣性，非改除不可，不然日本鬼子不必來打我們，我們自己就會滅亡的，可是我就不明白爲什麼不去實行新生活呢？實行新生活有什麼不好呢？我真想不明白這個道理啊！

(五) 題目是奇花現瑞，新繁縣翠湖內遼開並蒂。

今日報紙上刊出這種毫無價值的新聞，對社會有損無益的消息來，有甚麼用處？這豈不是消費油墨紙張嗎？但現在的報紙刊出這種新聞是常有的事，諸如此類的新聞，頭腦稍為清晰的人看到，便一定覺得這報紙給社會造了不少謠言，這種新聞，在幾十年前就不准登了，現在反倒登出來了，你說可惜不可惜？

(六) 湖北，河南，廣東三省，均患水災，中央撥款救災，湖北撥一百萬元，河南五百萬元，廣東三萬百元。

我覺得這件事辦的很好，一面防水患興水利，一面救濟災民，這兩件事同時並進，兩方面的災患便都可免除了。

(七) 重慶跳傘競賽，九歲小學生宋國華第一名。

看了上面這條跳傘的消息，第一名是九歲的小學生，由這件事可以證明世界上一切事。全在人為，只要教育他，訓練他，什麼事都可以幹得通的。

(九) 蘇聯背山堅阻頑敵，現在蘇軍正在反攻。

(十) 英生產部大臣李特爾頓讚揚蘇軍之勇猛。

(十一) 美國大批軍隊抵英，準備開闢第二戰場。

看了上面這三條消息，令人感到十分興奮，十分痛快。

晚上我同老舍賴亞力王治秋等八九位先生，一同進城去吃燒臘，我們自己帶來一些饅頭，在一家小館子裏坐下，等了很久，那買燒臘的便頂着盤子過來了，一個小胖夥計端來八大盤菜，四碗素菜，另外每人一碗湯，那大盤裏的除了肉還有肝子，肚子，肥腸等等，這就是所謂「燒臘」了。「燒臘」這兩個字，大概是紅燒臘味的意思，我們幾個人吃着這大塊的滷菜，狼吞虎嚥，頃刻間，盤底已經露出了，大家吃得都甚高興，我說：

「看水滸上的人物，進了酒店總是大塊切肉，『有肉只顧切來』，今天這頓飯倒真有點水滸勁」。

老舍先生說：「這只有丘八出身的你，才能欣賞這個，否則掐死他也不敢到這樣小館裏吃小攤子上的肉。」

燒 臘

灌縣城內吃燒臘，
耗費工夫本很大，
四點半時出門去，
鐘打六點方擺下。
同得幾位好朋友，
找個小館專等它，
電燈果然發了光，
兩個夥計架子搭，
遠遠一個小胖子，
搖搖擺擺離開家，
頭上頂得一托盤，
來到街頭托盤架。
一位專責是收錢，
一位任務是包紮，
那位胖子切又秤，
皇帝樣子不很差，
票子買的一把把，
人們圍的像籬笆，
誰也不肯讓一步，
不怕風吹和雨洒。

這天早晨，我讀英文時，從遠處吹來的小風很涼，房子四週的小河響聲甚清亮，像奏樂一般好聽，由窗口望出去，西北一帶全是重重疊疊的高山峻嶺，彷彿屏帳一般，遮在後面，這院子裏的小花園，開着紅的白的黃的各色的小花，尤其是那一種名叫狗尾巴花的更好看，被那小風兒吹得搖來搖去，彷彿在歡迎着我的讀

書似的。

吃過早飯，出去散步，看見這般肥沃的田地，稻穀非常茂盛，這都是歷代祖先給我們遺留下來的寶物，我們當兒孫的若不能好好的保護它。真對不起我們的祖先呵！

本來想到大佛寺去走走，因為走錯路，却走進了竹林寺，這竹林寺的房子建築的真好，裏面有個機關是四川省農業改進所分所，裏面還有衛兵守衛，我走進這竹林寺，看見苗圃裏的荒草比苗秧還高，把苗秧的養分都吸收去了，那些苗種又黃又弱，很是可憐。這也是被侵略者，可是應當問誰呢？聽所長說，這個農業改進分所，每年開支在三十幾萬以上，錢少不夠支配，我看了這裏面的情況，似乎沒有什麼朝氣，苗圃中的荒草早應該剷除，改進所若不把苗秧培植肥苗，將來把這軟弱的秧子栽植出去，也不會長好的，改進所還改進些什麼呢？這是我心裏的話，並沒有說出口來。從竹林寺走回來，去看梁仲華先生，他住的房院雖小，但地板却甚清潔，房裏除了幾張小椅子外，便是書架子，書架上幾部裝璜的書，看來十分雅靜。他有兩個孩子，大的十六歲，小的十歲，都是面黃肌瘦，不大健

慶的。因為米糧昂貴，孩子們都吃不飽，所以就容易變身強體健，看來心裏非能難受。

梁仲華先生是一個十分勤儉正直的人，現在是做調查鄉村的工作，做事極負責任，很熱心，而且有一副正義感的硬骨頭，是個頗願做一番事業不願做官的人。我很欽佩這位先生。

「梁先生」我說：「我覺得鄉村調查是一件極有意義而且很重要的工作，像做官的人每天不是會客，便是上班，那有工夫辦這些事？我常看到沒官做的人垂頭喪氣，怨天尤人，整天想些故事典子。至於那有官做的人，又要擔心別人把他的官位子拱掉。官場裏總是在這種圈子裏鬥心眼兒，那有餘心做事業！我以為這調查鄉村的工作，是極有意義的。」

梁先生一面笑，一面點頭極表同意，他說張岳軍先生找他到彭縣去商議戒鴉片烟的事，梁先生對於戒鴉片烟意見是：

「剷除鴉片烟應早些告訴百姓！在他們割收的時候，萬不可去剷。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這句話很可以引用在這裏，所以我們應該在他們種

糧以前，預先通告禁止種鴉片，這才是根本辦法。」

我和張文白先生一同到夏令營獨立中隊女生隊與學生們會餐，現在的女子們，已不是那丑棍的樣子了，這些活潑健康的女學生，都穿草綠布制服，青布褶子赤着腳，穿一雙草鞋，一個個都像男子漢。看了他們這些能幹的女學生們，便感到中國抗戰的前途是有辦法的，若是全國女子都這樣訓練起來，那對抗戰將發生多麼大的力量啊！最可惜的就是還沒有普及到全國。會餐是在敞棚子底下，一桌桌的菜席讓開，學生們菜太少，官長們菜太多，學生們坐矮座，官長們坐高座。如果學生們和官長們菜都一樣，官長們座位桌子與學生們底也都一樣，那就好了。這是我心裏的話，還沒有說出口來，張文白先生也算是很有意思，他就不客氣的批評出來了。

吃完飯，我給他們講了一段秦良玉和木蘭女的故事，聽了我的故事，她們都很受感動，於是我便給她們作了一首詩：

女學生

許多女學生，
不但不守規矩，
一身好武裝，
背了大草帽，
忽然去騎馬，
射擊和賽跑，
有時上講堂，
這樣訓練法，
成立若干營，
個個像英雄，
紀律也嚴整，
赤腿穿草鞋，
拿了小板凳，
忽然又游泳，
一會不稍停，
坐凳把課聽，
若能普遍行，
建國一定成。

張文白先生介紹關義之先生來會我，關先生是軍參院的參議，他說會到過松潘以西，在那兒住了兩個多月，他確實知道西番的同胞們，大多是勤苦耐勞，忠實可愛的，有時是山外面的人進去，不是欺服他，便是欺騙他，他們急了的時候，也把他們殺害掉，如果是真誠的，友誼的，同他們來往交際，不久就成了好朋友，我覺得這話真是公平極了。我記得去年到這裏來，曾見到一位有名的麝香

商人，呂鑑秋先生，他是河南省人，對於西番很熟習，曾給我寄了一份建議書，現在節錄一段於後：

「……邊疆風俗不同，各部落世襲鐵紗帽，生下是王子就是王子，是臣子就是臣子，是百姓就是百姓。……其人口不過數千戶，餘如小土司，不過人口數百戶，每戶只一男人頂門，如兄弟多者，餘皆爲和尚，伊一土司所管之人民，不如吾豫（河南）之一大村莊之人也。……伊等素來是閉關主義，不願修路，因路一通，漢人來多，伊無法制止。……伊法度雖嚴，待人民寬如兒子，人民想見王言事，一說王親自出來，或叫進席地而談，歡若家人，令人可喜。……」

看了上面這幾個片斷，便可知那一帶的土人生活情況大概。

關先生還談到那裏土地肥沃，地廣人稀，礦產也極豐富，最需要的是修路，若能從灌縣修一條公路到松潘，不但可以墾荒殖民，而且可以開礦，他的計劃似乎很大，他說如果路修得便利，四川，青海，西康，這幾塊地方，都可連繫起來，比山東，浙江，兩省大的多，以國家力量，將這一片地帶好好培植，由經濟部去設立工場商場，農林部去設立農場林場教育部設立教育機關，這裏不難更可變

成一塊很好的土地了。

我聽了關先生這番意見，覺得這事若政府出力來辦，自然並不怎樣困難，我覺得只有三個問題：

(一) 錢；必須有錢，沒有錢是不能辦事，必須會用錢，不可亂用錢，這樣錢的事就解決了。

(二) 人；必須有知識，有能力，用真誠愛國愛民的人才能成，若是隨便亂用人，你再有多少錢也不會辦成好事。

(三) 時間；時間須有確實規定，按照次序，限期做到，太短促了做不成事，漫無限制了也做不成事。

假如這三個問題調協得好，政府再有決心去辦，這事一定可以辦成功的。

一天，我請梁仲華，楊士元二位先生來吃便飯，現在先把梁先生和我講的話記下幾條：

(一) 張雪岩先生剛由茂縣回來，聽張先生說，茂縣那裏征收糧米，所征收的麥子都國放得生了芽，又轉賣給百姓，百姓不買。但今年仍要繼續征收，百姓

們叫苦連天，有些連飯都沒的吃，還要繼續送糧糶。所以百姓們感到地方官吏不爲人民着想，對地方官吏都很不滿。

這種官吏，是那個政府告訴的呢？叫把麥子放出芽兒來再賣給人呢？我想，決沒有一個長官命令他這麼做，這種官吏，就是最地道的無能力的官吏，不是一瓶子不滿，便是半瓶子搗搗，至於由這件事引起來的怨言，他若是有知識能力的話，也應當苦口婆心，爲抗戰解釋，爲人人不願當亡國奴來解釋，那就自然好了。

(二)從此地到松潘，沿途有財政部的稽私隊；來往行人，人數如果少，往往被他們把錢物劫去，行人多時，所帶的東西也常被他們強迫勒索，有一個騎駝的人，身上帶了三十一兩金子，便被他們搜去，這便是一個證明，這件事據說已被告發了，結果如何？尚不得詳知。

梁先生這個人是個正經讀書人，他既不會造謠，也不會說廢話，他這是出於熱誠愛國愛民的良心，說出來的話，可是我覺得這不過是梁先生聽來的，聽來的總不如親眼所見的確實，再說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對某件事的看法各有不同，人

的性情也不同，用意也不同，而傳說也往往差一點小事，多添不少的枝葉，有時也許會被人利用的。我感到很不安的，當時沒有問梁先生，他說是聽張先生說，是張先生親眼看見的麼？還是張先生也是聽說的呢？如果這真是實事，那不爲人民着想的地方官吏，與土匪行爲的稽私隊，政府若知道了，決不會不嚴加懲辦的。

楊士元先生談到這裏的物價高漲，現在也記在下開：

(一) 前幾日雞蛋賣一元二角一個，現漲到一元四角一個了。

(二) 猪肉由七元一斤漲到十元一斤了。

(三) 淪陷區的法幣，敵人禁用，也不准積存，只有往內地進，故百物高漲。

談到這裏，梁先生又說，這裏的田地已由二百元一畝，漲到三四千元一畝了。

梁仲華先生在山東做過行政專員，在大學當過教授，人極純正，好學不倦。楊士元先生，在我當營長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在我那營左隊當司書，楊先生人很

孝廉，後來就在晉省做事，跟閻百川先生多年，很有意思，打起仗來很勇猛，一般朋友們都看得起他。

我對他們兩位先生說的話，總覺得要吃件東西，只有打走日本鬼子，若打不走日本鬼子，一定還有比今天更貴的時候，我很盼望我們的同胞們，有說東西貴的工夫，把那點工夫放在趕走日本鬼子上去，那一定好了，那一定也有點辦法了。我去參觀空軍幼年學校，早聽說這裏的小空軍們，最小的有十一二歲。這個空軍幼年學校，在灌縣城外××，這天的天氣很悶熱，一路石塊凹凸不平，而且翻坡越崗，汽車顛簸得特別厲害，路上橋樑大部分都壞得不能過車了，汽車過橋樑都是用木板墊起來，才能慢慢通過。在路上我作了一付對聯：

車行十八里，
上下四十次。

沿途有一條澄澈的小河，靜靜的流着，兩岸被翠竹綠木，點綴得十分美麗。到了××，村頭有一個很窄的寨門，兩邊被截去一二寸，汽車擠過去還極勉強。空軍幼年學校的教育長汪強先生，率領着教職員及全體學生們出來迎接，那

些學生們整齊的行列，神采奕奕的注目禮，都可以看出平時訓練週到的表現，一個人的正大光明，都在這兩隻眼上，看了他的注目禮，可說是已經看了他一大半。

我在一個山崗上的校長辦公室裏休息一下，教務長進來報告預備的節目：

(一)閱兵式。

(二)分列式。

(三)訓話。

(四)檢閱內務。

(五)檢閱表演。

(六)會餐。

我聽完以後，又給他多添了一個看病號的節目，我們的參觀便這樣開始了。我向他們講了一段話，現在擇要記在這里：

1. 看見中華民族的青年主人們身體這樣強壯，精神這樣飽滿，心中極為高興，這是像真的小老虎，不是賣膏藥的掛的死老虎！

2. 中國的教育，本來是文武合一的，可惜後來弄壞了，弄得結果是文不能拆字，武不能殺雞，你們現在兩方都注重，是好的。

3. 要知道身為學生不會蓋房，而有房子住；不會作衣服，而有衣服穿；不會種地，而有米麵吃，這些是從那里來的呢？都是老百姓賜給的，我們一定要刻苦努力，精忠報國才能對得起老百姓！

4. 敬師，我們的知識學問，都是師長傳授的，一定要敬重師長，例如看見老師個子大，給他起一個大駱駝的外號，這些都不對的；

5. 自專，求學除了聽老師講授以外，非自己專心努力不可，司馬光十歲就歡喜讀書，他讀起書來，有四忘：忘寒，忘暖，忘飢，忘渴。我們雖不必完全學他，可是一定要學他這種專心意的讀書態度。

6. 要學蜜蜂的分工，不懈怠；要學螞蟻的智慧，與苦幹的精神。

看完以後覺得都很好，不過有幾個缺點，現在將我看後對於這裏面的優點與缺點都寫下來：

優點：

甲、很有朝氣。

乙、很有秩序。

丙、很能苦幹實幹。

丁、各處都很清潔。

戊、還是學校的精神。在抗戰中能有這種學校我覺得太難得了。

劣點：

甲、分列式二三行排頭都向右看，違背了操典。

乙、肺病，感冒，瘧疾的病號，都放在一起，尤其對於這些青年孩子們，更不應該這樣辦。

丙、體育挑出來的十幾位選手，做的很不錯，不過我還是希望他們在真正普及上去努力。

丁、事事都要好，也有的地方不免太過。如這官長們的禮太多，就是一件。

參觀的時間很久，我覺得這些學生們太辛苦了，便告訴汪教育長說，我代表

蔣委員長，贈給官長和學生們每個人半斤肉吃，病號每人給十元錢，算做慰勞大家的一點意思。臨走時，又給他們寫了一個校訓：「親愛精誠」四個大字。

空軍幼年學校

許多小英雄，	活潑又精明，
生活頗有序，	將來有大用，
這樣久訓練，	一定能飛行，
體力很強壯，	面上都通紅，
大的十五六，	小的十二齡，
惟有供參觀，	這是一大病，
軍事費秘密，	不可稍放鬆，
因為太重大，	放鬆恐不成。

三 青城山

由瀘縣徒步到青城山，走了五六個鐘頭才到，道路非常難走，石塊起伏不平，路壞得幾乎難以落足，也無人修築管理。我經過一條橋，這橋的兩頭都坍塌了，若是早日動工修理，用不了多少工，也化費不了多少錢，便可使這座橋完整起來。可是到現在仍無人修，若是過兩個月不修，時間一久，橋被水沖毀得越勵害，那便要費更大的工程。

因為這個橋，我聯想起許多事，總而言之句話，只要各級官吏常常下鄉，時常下鄉，自然外面有什麼事情，多多少少就可以看見，並可以聽見。若是各級官吏只去摸桌子，辦筆墨，一定是什麼東西壞了也不知道，文官多下鄉，武官多野操，實在是今天的大事。

過了建福宮，便像進了花園一般幽靜，到處的岩石是碧青的，花草樹木十分茂密，祖代遺留給我們這樣秀麗的山河和樹木，我們當兒孫的如果不好好保衛，

那真對不起祖先們。

快走到天師洞時，天氣突然變了，濃雲密佈，狂風也突然吹來，到處都是電光和雷鳴，就如走進了火網一般，距廟還有二三百步遠，暴雨已傾盆般落下來，我們週身都被大雨淋溼四處的山石樹木，都被雨水澆得嘩嘩作響，要同我們自己身上的水嘩嘩隨隨的，相成比例，那不用說還是山上流下來的響應。雷閃震得廟瓦跳動，住在高山上，由這裏便可知道是極容易觸電的。大雷大雨一直鬧了一通，我們便住在這裏了。

天師洞又名常道觀，觀主本來是個姓彭的老道，我去年到這裏來，曾給彭老道寫了一付對聯和一篇青城頌，現在看見對聯，已經刻在木板上，青城頌也已被刻在石上了，可是彭老道我始終沒看見。

我問老道們：「怎麼沒有看見彭老道？」

「他已經死了」。一個老道回答，聲音有些悲沉。

我心裏立時感到很難過，又問，「怎麼死的？」

「有人送了他些藥酒，因為他喝多了，喝得只是肚脹，就這樣病了兩個多月

，死了』一個老道回答。

我心裏更加難過，彭老道很負責，他把這廟經營得很好，如果他再多活幾年，不是更好嗎？由這裏我們便可知酒酒的害處太大了，也能害死人的。現在的觀主換了一個姓易的老道。

雨後的青山風景，更顯得幽美綺麗，常道觀在半山腰裏，大廟宇建築甚多，還有那擺在山腰間的許多亭子，幾千年的白果樹，真是一種老古董；不滿一寸高的秋海棠，有花有葉，好看極了，可說是小巧玲瓏，美麗壯觀。夏季，四處的人們都上山來避暑，這廟宇裏的道士，都來分担招待避暑的客人們，顯得格外忙碌。

常道觀

常道觀，在半山，各樣木亭皆新建，
白果樹，兩千年，掛匾燒香真可憐，
造謠言，爲騙錢，真正有些大老冤。

羅漢松，真出奇，
粉紅腦袋身衣類。

在別處，我未見，
這裏看見真稀罕！

秋海棠，更特別，
不滿一寸有花葉。

知更鳥，更寶貴，
一夜唧唧他不睡，

到白天，牠不見，
你說他上那裏玩？

大房子，蓋的多，
建築堅固好標格。

由四月，到八月，
客人滿滿這裏住；

有許多，老道士，
招待客人當正事。

我住在，西偏院，
幽靜清閑人不見，

或寫字，或讀書，
蚊子真是像老虎。

中央軍校高教班的學生們，也來旅行，幾個打前站的先來準備房子，聽他們打前站的說，高教班的同學們因為人多，這裏的房子完全拿來住，恐怕也不夠分配的，所以還得另外設法。第二天，這高教班的同學們都來了，人確乎不少，但都很守規矩。聽說他們管束得很嚴，不許下茶館喝茶，進戲院看戲云：

按上面這一件事看來，便可知道社會上什麼事都是如此，一件事情的開始是好的，日子一久使往往懈怠下來，漸漸變壞了，然後又從新整頓，這一反一復，真不知毀壞了多少人，就擱多少事情。如果我們做事人的態度，從始至終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朝於斯，夕於斯，縱然不會有太好的成績，但也總不致流落到水平綫以下的，也不會就擱許多事，毀壞許多人的吧！最要緊的是負責任的人，不等待着長官督飭，自己能自動的監督自己，那就好了。

成都的幾位新聞記者，也是來遊山，他們聽見說我住在這裏，也來看我，握手行禮後，我請他們到客廳裏坐下，看他們都是很好的青年，人人個個都是活潑的可欽可敬的樣子，現在把我們談的話記在下邊：

(一)他們問：英。美。法。軍隊，由法國邊境登岸的事，是開關第二戰場還是退却呢？

我答：實在的情形，不大知道，不過乘大家垂問，就不能不亂說幾句，對不對還希望各位指教。英美法軍的登陸是虛假的，好像藉此牽制敵軍兵力，例如有一百里長的一條河，我們要想渡過這河去，得選擇兩三處真渡河點，七八處假渡

河點，從這七八處假渡河點渡來渡去，吸去敵軍主力，然後才能由那兩三處真渡河點渡過。由此我們便可知道，英美法還沒有到真登陸的時候。

(二)他們問：敵人的動作是否要攻印度？

我答：我還是不大清楚，我以為應當時時刻刻注意到他攻我們的重慶，或者他攻隴的地方於我們重慶有限大的妨礙，有很大的不便，這是我們應當顧慮的。

後來他們又問到我對於目前成都的幾個報紙有甚麼意見，我說很好，不過我可以提供幾點意見：目前的新聞報紙，除了登刊國家大事，國際新聞，與一些抗戰的事之外，我覺得還應該登一些內地應改革的新聞。

我是個大外行，我要回答各位先生這個問題，一定說不到好處，可是我也願意貢獻幾點意見，請各位先生採擇。

(一)四川鄉間迷信太大，如同有病不請醫生，而情願請人唸經，這件事實在應當改革，可是我沒有看見報紙上說過，如同天旱了念經，天澇了又念經；有病了念經，病好了又念經；人死了念經，死了幾年了做壽又念經；念一次經；都是三千五千元，這一般苦同胞們，受這一根繩子細綁太厲害了；報紙上為什麼不

說呢？

(二) 你到鄉間去看，一進門總是擱着兩三口很厚很厚的大棺材，這一家日子，擺幾口那個東西，那個意義在那裏？這不是「生活」，這是「死滅」，人一到四十，便什麼都不說，只說：「我準備一口棺材就得了」他的子女呢？也是這麼孝敬他，給他父母預備一口好棺材，這十足的表現了自私自利的心，不但是每年糟了許許多多好木材，並且把那抬棺材的人們也壓得哎喲哎喲的抬不動，世界上那個國家有這種事？這也是一件應該改革的！怎麼我沒有見過報紙上說過呢？

(三) 就從這裏的廟寺中，我們便可看見成羣結隊，過來燒香磕頭，求兒求孩的人們，絡繹不絕，甚至連穿洋服草履，梳拿破崙式頭的男人，燙髮的摩登女郎，也竟跑到這廟裏來燒香求佛，這些怪現象，在滿清末年時代，如有這種事，報紙上還常攻擊，而今呢？這種事就變成常事了，報紙上一句也不說！

上面這三點，不過是我舉出社會現象的萬分之一，至於那其餘的新聞界應該說的話更多了，我想各位都是知道的。

新聞記者先生們，要我給他們寫字，我說，各位要古雅，要有典，還是找別人寫去好，我自九一八以後，我有一個堅決的志向，不關於抗戰的話我不說，不關於抗戰的字我不寫，不關於抗戰的詩我也不作。你找我寫什麼中堂，對子，我也總是那一套，我覺得太俗了，甚至到俗不可耐，還是不寫的好。結果，他們堅決非找我寫不可，我又勉強寫了十五條，如下：

1. 新聞記者上前綫，日本帝國定推翻。(養鋒)
2. 無冕之王，以筆代槍。我們一定能打過鴨綠江。(登旭)
3. 主持公理正義，一定趕走日本。(張善)
4. 人民喉舌，奮鬥不懈，我們定能把日本軍閥擊斃。(芸蓀)
5. 青城山真秀美，一定打走日本鬼。(靜山)
6. 青城山真美觀，一定收復舊河山。(兆堯)
7. 無論中外皆是一樣，許多大人物都是從報館裏出來的。(次平)
8. 青城山真偉大，飛機一萬架，定把日本炸。(曼達)
9. 新聞記者肯下鄉，我們一定能打過鴨綠江。(一平)

10 擴大宣傳，驅除日寇出境不爲難。(介生)

11 以筆桿代槍桿，定把日本帝制來推翻。(如初)

12 細心檢討，大胆披露，有識同胞，無不喜樂。(索懷)

13 團結能精誠二十八國兵，定能一齊到到東京。(國雄)

14 溝通軍民是大責任，三民主義戰勝敵人。(公誠)

15 堅持抗戰，爲了三民主義的實現。(民風)

這天晚上，我看見一個老道，鬚髮蒼然，已有七十八歲，手裏拿了一大包紙要出去燒，旁邊有一個人拉住他的衣服說：

「你飯都沒吃的，怎麼還去燒紙？別去吧！」

鬚髮很長的老道搖搖頭，表示很堅決要去。我覺得很奇怪，便問那人：

「這老道是怎麼一回事？」

那人笑着回答道：「這老道是這廟裏最老的一個，年紀這麼老了，他連菜都沒吃的，每年積蓄的錢都買了紙，到七月十五給鬼去燒，今年他又買了四五十塊錢的紙去燒，我想不讓他去，他非去不行。」

看了這一件事，我覺得這是社會上很大一個問題，菜都不吃，却要焚燒紙一個人燒四五十塊錢的紙，對國家消耗雖不算多，但我們全國統計起來，給神鬼焚香燒紙的迷信費，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只拿四川一省來說，這種無謂消耗，每年至少也有五萬萬元以上，若把這一筆無謂的費用，全部移到抗戰上去，對抗戰便可發生很大力量；可是你如果叫這些迷信的人買一文錢的救國公債，他決不幹，我覺得這是值得討論改革的一個問題，我覺得這是革命黨的恥辱，我很希望有血性，有良心，有志氣，有真愛國心的青年，趕快破除迷信，不然我們沒有法子和人家平等。

晚上高教班在院中開晚會，孫元良主任約我參加，我唱了六支秦安武調，是新換的辭。

李正義回來說：他在路上遇見修路的一個老工人問了他兩個問題：

(一)我們的蔣委員長還是在南京嗎？還是在上海？我很惦記着他。

(二)我們同日本人打仗，是在日本國打嗎？還是在我們國內打呀？

聽了這兩個問題，我發生很大感想，我們給日本打了五六年仗，竟還有人不

知道 蔣委員長在那裏？更不知道我國和日本在什麼地方打仗？由這裏才知道我們的宣傳太不夠深入民間，一般做宣傳工作的人，只是在都市裏抹脂搽粉，忽略了民間，這是一件必須急起直追要改正的大事。

一位老工人

常道觀裏老工人， 既好說來又好問，

一天有事去趕場， 他問何處打日本？

現在陣線在何處？ 日國有無我國軍？

蔣委員長在那裏？ 是住上海住南京？

他的發問很重要， 大局不明肯問人。

我們宣傳果如何？ 宜來傳去不出城。

宣傳若是下下鄉， 怎能發動老百姓？

以訛傳訛更爲訛， 胡亂謠傳惑人心，

爲何打仗難辦事， 必須大衆認認真！

百姓個個都知到，還我河山定能成。

高教班孫元良主任約我爲學員講話，便在天師洞的院中爲他們講了一番訓兵練兵……的事，這些事很使他們聽得入神，都受到很大的感動，有的使他們發笑，有的使他們很難受，現在把講稿記在這里：

「前幾天玉祥從重慶來，住在校本部，萬教育長曾約我講話，我因要趕着來夏令營，答應回成都時再說，沒想到在這里又遇見了孫主任要我說話，我想先說一點感想，然後說幾點訓兵練兵的道理。」

昨晚的晚會，開得很好，我們除了喊「敢開」「前進」「殺敵」以外，也應有這樣的會來調劑身心。

各位在前方或後方都是擔負着實際責任的人，政府方面對諸位期待甚殷，我們看現在的抗日戰綫，右翼由緬甸，左翼自大青山，萬里之長，都是靠着我們的忠勇將士築成新的長城堵擋着鬼子，各位能有機會到軍校來讀書，也要時時刻刻念着這是前方兄弟長官堵着鬼子，才有這機會。再者就是你們這次旅行瀘縣青城，看這樣的錦繡河山，我們要不誓死保護，還能對得起祖先嗎？還能算個人

嗎？我們一定要盡軍人守土之責。

各位一定也感到物價高漲，生活困難，可是要知道美國獨立戰爭時困難，比我們還甚，在作戰一方面，美國一退就退了十四天，英國人在後方追，相差五步而不能追及，官兵的腳頭幾天起了泡，後幾天就成了泡套泡，英國人無需派偵探，因為美國兵走過去以後，就是一條五丈寬的血路，其他有錢有勢的人，都改口要不打了，而華盛頓在十二月二十四的夜間，趁着英國兵都過聖誕節的時候，帶二千五百人，一次夜襲，造成決定的勝利，將英國擊敗。

當華盛頓在最困難的時候，團長帶了一團人來要錢，營長來要錢，而票子當時又幾乎不值一文錢，三頭壯牛駝的鈔票還不夠吃一個飽。那樣艱難困苦，還是渡過了，今天我們看到美國人膀大身圓，活潑壯健，需知他開國時的苦，比我們現在還苦多少倍。

今天我們要想獨立自由，要想子子孫孫不當亡國奴，我們今天要掙斷這根鐵鍊，日本加到我們身上的鐵鍊，一定要拚命吃苦，才能度過艱難，打倒日寇。

我們一定要擁護，領袖，不要紙上的擁護，不要口上的擁護，要真的擁護，作的擁護，同學們懂得不懂得？（學員高呼：「懂得！」）

我現在來講三講知兵，練兵，訓兵，帶兵，用兵，逃兵，病兵，故兵，傷兵的事：

1. 知兵 要知道兵的痛苦難過。例如鋪草潮的長了毛，這都是官長不細心考查的過，孫子說：「故知兵之將，民之司令，國家安危之主也」。又說：「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2. 練兵 要特別注重應用，不可光爲外表好看。有兩連人，一連服裝整齊，樣樣精備可是一問連長，你這連人怎麼樣？他答道：「別的都好，就是不能『克巴死』」（克巴死是勾槍機放槍的聲音。）再問那一連，連長回答說：「我這一連人什麼都不好，就是能『克巴死』！」所以在軍隊中一定要注重訓練射擊，選拔射擊手。

練兵必定要切實，要三講七作，板上釘釘！水過地皮溼的辦法，是要不得的！

3. 訓兵 要教訓的「人人學好，個個成材」——這樣不但國家感激你，士兵的父母也要感激你！

4. 帶兵 士兵守的官先守，士兵會的官先會。要實行三禮二要，雨不張蓋，夏不揮扇，冬不服裘，這是三禮；兵未入室，將不敢入舍，兵炊未熟，將不敢食，這是二要，實在是帶兵的要領。

5. 用兵 岳武穆說過「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用兵一定要靈活，出其不意才可。一定要曉得用埋伏，側擊，腰擊，擊背的辦法。

6. 逃兵 要知道他所以想逃跑的原因，有次一位官長看見一個兵神色不對，他就問他：

「是家不是」？

他搖搖頭

「是像你爸爸不是」？

「不是」！他說。

「是想你媽媽了不是」？

「不是」！

「是想你女人了吧」？

他馬上扯着衣裳襟拭着臉，說道：

「哼，人家剛忘了，你又提」？（全體大笑）

知道他想逃跑的原因，然後就好設法給他解決困難，想法子轉移他的思慮。新兵一來到，便要簡明軍律先條條講解給他聽，非要讓他知道軍律，才能讓他守軍律。

7. 病兵 兵士病了，官長一定得親身看護，端水送藥，要看如自己之子弟，不怕髒，不怕煩，細心的安慰，這真如同雪中送炭，出家在外，一遭有病，是非常苦痛的，你能把他招呼好，他真是要感激你一輩子，山東利津榜棉花地，榜一趙，收一兩；榜兩趙，收二兩，多費一番心，是多有一番收成的。

8. 故兵 兵士故去，要行喪禮，官長一定要到，我在貴州訓練新兵的時候，一天看見兩個要做化子抬了一個席捲去埋，我一打聽，是死了一個新兵，我馬上找來他的官長，買來棺木衣裳，召集同營弟兄，地方官史，我來主祭，安排下葬。

，他是爲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而死的，豈可馬虎完事，使士兵寒心？

9. 傷兵 他們是爲我們中華民族而流血的，斷不可遲延醫治，馬虎醫治，一定要能治好到個什麼程度，就治到什麼程度。

今天講的這些，雖說是老生常談，却是極重要的事，望各位留意。

講完以後，有些學生拿來叫我寫字，我一個一個都給他們寫了。又作了一首詩：

高教班

高教班，高教班，
元良將軍帶游山，

同住天師洞，
找我把話談，

我說一段話，
練兵須着眼，

因爲打日本，
人人責任在抗戰，

他們真會笑，
並且亦會玩，

山青水秀翠峯高，
動土山下整三天。

有人找我寫些字，寫字之後便送還，

寫的什麼字？

不是收復失地，便是還我河山。

常道觀有個二十歲的小老道，名叫李宗淳，我看這個老道很有志氣和毅力，他很喜歡讀書寫字，我曾給他談起抗戰的事，他很受感動，因為他家道清寒，所以才投廟爲道士的，我覺得這個青年很有希望，這個人在舊書房中讀過五年舊書，字寫得也很好，我問他你有什麼志向？他說沒有什麼打算，就是喜歡讀書，我就給他說了兩個故事：「一個慕容，一個是孟敏，郭泰告訴他們說，必須努力讀書。我今天對你說話，也是盼望你真實的讀書，不要假讀書」，我看他很受感動。

陰曆七月十五這天，廟裏照例要念經的，我看見李宗淳也跪在廟裏，噤噤哈哈，誦聲不止，跪了四五個鐘頭才起來，我把他喊到我面前，問他：

「你念的經懂不懂？」

他搖搖頭說：「懂得不多」。

我覺得這種人真可憐，跪在廟裏念經，不知念了多少遍了，像唱歌一樣，到現在還懂得不多，我說：我給你講些事。

我給他講了十一個問題：

- (一) 怎麼有的太陽？
- (二) 怎麼有的地球？
- (三) 怎麼有的星星？
- (四) 怎麼有的月亮？
- (五) 怎麼有的人類？
- (六) 怎麼有的社會？
- (七) 怎麼有的宗教？
- (八) 怎麼有的煤？
- (九) 怎麼有的財產？
- (十) 怎麼有的革命？
- (十一) 甚麼是三民主義？

我把以上這幾個問題，本着社會進化史與達爾文的演論，簡單的講給他聽，他聽得很有興趣，最後竟興奮得磨拳擦掌。一個青年的機遇，如果不幸，實在可憐啊！假如李宗淳的處境很好，決不會投入道士，那麼他若是受到很完整的教育，說不定就會變成一個科學家，教育家文學家，或其他什麼偉人。中國被冷落為道士的青年有多少呢？然而他們沒有機會受到教育，便永遠埋沒進那枯寂無光的廟寺裏了。

李宗淳

許多好青年，	讀書沒有錢，
有錢能讀書，	又是成天玩，
既可逃兵役，	暑假去偷閒，
我看李宗淳，	是在常道觀，
年歲並不大，	最多二十年，
獨他何所志，	最喜讀書篇。

何何亦出家，

他親家苦楚，

與妻共苦，

能作大丈夫，

與妻共苦，

英雄歸作到。

與妻共苦，

他願為博然，

與妻共苦，

一切空都完，

與妻共苦，

連連把頭斷，

與妻共苦，

心腹向此理，

只要他這百意，

個個願奮起，

看他很誠懇，

收他做徒弟，

我很有機會，

一定會還俗，

與妻共苦，

貢獻一切力，

與妻共苦，

一定大不同。

我們到上清宮去看，路上有個名叫朝陽洞的地方，省政府在這裏建築了幾間房屋，我去看了，這房子，窗戶上的玻璃有幾處被打破，房屋也被雨淋得有些

亦跡，這裏面的設備一點都沒有，也沒一張桌椅，本是交給道人看管的，現在連他們也都不願看守了，因為責任太重大了。

到上清宮，看見的道童們很不少，一座大殿是新修的，前面有許多石工正在修大門，這裏面有個老道會中醫，附近貧寒的人們都來求他醫病，他都不收一個錢，這老道請我給他們新築的大門上掛幅對聯，我答應他明天寫，寫好就送來。

上清宮

青城有個上清宮

上清宮內多道童

大殿已經葺蓋好

門前正在動石工

他來找我寫對聯

隨時寫好送到宮

有個老道會中醫

窮人治病不收費

費應許多大醫院

一住就是幾百元

兩處一比太懸殊

有為施捨有賺錢

窮人不但無飯吃，有病更是無法看！

惟一盼望是何事，三民主義早實現。

我由上清宮到元明宮，這裏有幾位好朋友，一位是吳耀宗先生，一位是許寶謙先生，這兩位先生，不但是有高深的學問，並且有很正確的信仰。還有一位外國朋友，姓葛，很高的個子，也是一位傳教士。我到了樓上的做廳裏，剛坐下，就有兩位青年來見我，女的叫章申，男的叫徐達道，徐先生剛從留學校畢業，張女士是在女青年會作事，她下一季不升學，他們說要結婚，找我給他們做證婚人，我說可以，只要沒人反對就行。我問：「你們行禮的地方在那裏呢？」他們臉笑着說：「正在爲難呢！因爲這裏的幾個廟都不許結婚，在外面樹林子裏行禮又怪難看，你能不能給我們想個辦法？」我說：「可以的，方才我過朝陽洞時，那有幾間新房子沒人住，聽說是歸天師洞管，我可以同基老道說一說，借他房子行禮，若是你們願意的話。」他們說很好，他們很高興，我回來就爲他們寫了好幾付雙喜的紅字，又寫了對子，都是紅紙的，又借了些桌子凳子，請工人給他們送到那空房子裏。到第二天早晨，把喜字貼上，對子黏上，桌子凳子擺上，又

從外面採了許多野花插上，居然也像個禮堂的樣子了。

我給他們寫的那中堂是：

新天新地，愛在其中。

對聯寫的是：

攜手抗戰新夫婦，

同心收復舊河山。

到了中午，來參加結婚禮的賓客們便都集聚到別墅裏，行禮的時候，可以說是很隆重，很親切，既簡單，又樸素，中國的外國的男男女女，有的光着腳，穿着草鞋，有的攜着兩條腿，踏着許多泥，唱歌時聲音也很宏亮，行禮之後，大家還在門口照了一個像，照像的那個是徐鳴道，徐達道的哥哥，這是一位很好的忠實青年，我對於他們的結婚的看法如下：

這若不是有革命的知識，科學的修養，愛國的教育，他們決不肯這樣辦。只看他們省多少錢，省多少事。比着個既勞民又傷財的舊辦法，那好了多少倍呀？若是我們中國人的結婚，都用這個辦法，把省下來的錢，都獻給國家來抗戰，這

窠 徐

一位長華甲，
 前位媳青年，
 求我去證婚，
 可惜無存房，
 還有什麼法子想，
 我認有辦法，
 我可去借用，
 紅紙好幾張，
 禮堂一抽佈置妥，
 有演說，有唱歌，
 大家都快樂，
 這種結婚法，

一位是徐達道，
 結婚日期到，
 儼然答應了，
 倫道不準借用廟，
 樹林結婚太不好，
 別墅正空着，
 拾些桌凳就算好，
 寫了喜字寫中堂，
 多少好友都來到，
 還有教師做廣告，
 樹林結婚太不好，
 完全新的非舊窩，

今天正預戰，

結婚都應這樣辦。

郭本道先生來看我，他是個挺能談話的人，一來到我這裏，嘴便一直沒停，我把郭先生說的話記在下邊：

- 一、中國的政治家很少。
- 二、中國的文學家很少。
- 三、中國的詩人很少。

四、他自己正在創立起一個新東西，或者是道藏，還有什麼？……

郭先生說話是山東音，性情很耿直，看他那樣子，有甚麼，說什麼，倒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這樣的人，他不會有陰謀的，因為他心裏有什麼，馬上就說出來，這樣的人，總是個正正直直，光光明明的，不過說的太多了呢，要完全做到，就很不容易了。我們先賢的教訓是說：「剛毅木訥近仁」，我看這裏頭也有些個智理在。又說：「先行而後從之」。這都是我們先賢的好教訓，可是：「言語宰予子貢」，這可以說明先賢並不禁止人說話。總而言之，我看郭先生是很能幹的人，他的朋友很多，見他的人都喜歡他，由此可以知道他爲人是令人可敬

儂的了。

會見一位孫先生，這位孫先生是個藝術家，中國大學畢業生，他說他是我的學生，因為我曾當過中國大學的校董，他和我談起了繪畫的事，他說了一個故事，外國有個畫家曾說過：

「畫一個最好的人，要從天堂裏去尋，畫一個最壞的人，要從地獄裏去尋，可是天堂與地獄，這些地方都不好找，所以這種人都不容易畫」。

他又說，他曾從一個學校裏挑得三個最好的學生，又從這三個學生裏再挑得一個更好的，做爲他繪畫的模特兒，畫好後一看，覺得並不好。後來他聽得禮拜堂裏唱歌，他跑去一看，看見一個學生，也在裏面唱，這個學生長得很好，很夠得上入畫的資格，就把他畫來了。十年以後，他跑到一個縣政府裏去尋惡人畫，縣長對他說，有十二個準備槍決的囚犯，都是最惡的人，縣長帶他進監獄裏去找，他一個一個的看，看到第五個囚犯，覺得個這人很夠最惡的資格，便把他畫下來。畫完以後，他覺得這囚犯面貌似乎有些熟習，那囚犯也直對他看，忽然問他是誰？是不是從前也曾給他畫過像？談起話來，才知道他從前畫的那惡最好最醜

(五) 最好的一點，就是抗戰精神的增加，那一個晚上唱的那抗戰歌，又整齊又有教訓，讀幾個月書，也未必能得到那麼許多的東西。

(六) 各處來講話上課的人都很多，他講得好，固然得許多教訓，就是講得不好，也增加了自己的「見善思濟焉，見不善而內自訟焉。」

(七) 多聞多見，多走路，多出汗，就是活的功課，這些青年們，得到這個機會，我想實在是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是日有所增。假如他們不上這裏來，隨隨便便的亂跑，或者睡倒不起來，那簡直是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減日有所虧。

一位趙先生和一位新先生來看我，趙先生是辦七七農場的，聽說他辦了七八個農場，十幾萬棵核桃樹，還有多少萬別的植物。在我們的重工業還沒設想起來時，我們就不能不在農業上想些辦法，像這種人材，實在很需要。

新先生是個很有毅力的青年，他一面做工，一面讀書，教育費完全是自供自給。這在中國的學生裏，算是很少了。聽說在外國，像這樣的半工半讀的人却很多，而且世界上的偉人，多數都是從艱苦中鑽起來的，我希望沒錢讀書的青年們

，都來向新先生學一學就好了。

我們住的天師洞裏，住着一位張有谷先生。他是空軍的司令，因公犯了過失，被判了徒刑，在牢裏生了病，請求出來，到這裏養病，看他面黃肌瘦的樣子，還帶來家眷好幾口，生活十分困難，情狀很是慘楚。

張有谷

一位張有谷，

空軍做司令，

因公犯了罪，

三年判徒刑，

因為身體弱，

請求來養病，

生在常道觀，

困苦難行動，

老小十幾口，

無吃又無用，

作戰很勇敢，

犯罪也為公，

如果得赦免，

抗倭必拚命。

我同張有谷先生談了很長時間的話，我知道這個人很有學識，很有血性，並

且是很勇敢，他對於維護中央政府和 蔣委員長，和信仰三民主義，都是很

的。

他說起話來，總是認自己的錯，他對於長官，和他的部下同事的人，一句不好也不說，這種責己而不責人的精神，我覺得太難得了，因為我見着的人，他犯過失不必說，假如他一犯了過失，一被定了罪，你看他不是說張三不對，就是說李四不對，總說別人都對，他自己一點不對都沒有。

他提到蘇聯軍隊教育時，他這樣的對不住國來，對不住長官，自己很愧悔。說到蘇聯軍隊，更提提蘇聯軍隊對不住國家，對不住統帥，對不住先烈，對不住自己。我看他眼淚汪汪的，且說且難過的情形，除了與他表同情以外，我覺得先賢說的好：「知恥近勇乎」。這個人，將來再做事，一定有很光明的事跡表現出來。

飛將軍

飛將軍 飛將軍？

也會拚命打敵人！

打敵人，要謹慎，稍一大意換關掛，

一抽的魂魄飛遠，遂直總刑部定監禁，

據國法除了懸刑罰，終必保出山林裏，

豈容遂離五麻備具牛來煮，豈容弄猴效忠誠，

邊官初對皇威候備極，皇工東西來，

豈容滿宮的卷卷正德德大開，

豈容新編等寫時有大門上還短一付對聯，

道備把紙寫過，

大前燕侯不復三以清

雁師殿風起煙絲下扣右邊的小樓門，

窗樓板，都是新修的，也沒有油漆，

同著道鏡也若事他講是位大官，

這老道是位道人，

這老道是位道人，

這老道是位道人，

這老道是位道人，

這老道是位道人，

志，又是我的老朋友，他誇獎我心裏很舒服，我想他一定不知道朱先生也是一位抗日的急先鋒，九一八以後，他冒過多少次險，出生入死的給日本鬼子拚命，屢次失敗，他都是百折不撓的，爲了收復失地，同了一些青年們，始終奮鬥，這些事情，若是老道知道了，他不定又該說什麼呢？

這祖師殿的院子當中，有兩棵大葉樹，老道說這樹叫厚樸樹，葉子很肥，異常美觀，院裏院外，都栽遍了西方蓮，這西方蓮開的花是通紅的，老道們喚做紅薯花，因爲他的根頗像紅薯，是一塊一塊的。祖師殿裏供的是真武神，廟院非常乾淨，清幽，實在是一處修養的理想地，若是在這裏面住上三兩個人，整日讀書寫詩是再好沒有了。

道裏的一位老道，也是天師洞派過來的，吃飯呢，有時候是天師洞給送了來，也有時候是從天師洞拿了東西來自己做。

這位老道，有個六十來歲，濃眉圓臉，大鼻子，說起話來很有趣，他講了一個故事：說是去年什麼時候，從很深的山谷裏，爬上一個青年人來，年紀不過二十多歲，一心一意要出家，老道就問他什麼原故，爲什麼呢？他說他們是弟兄三

個，老大老三都到軍隊上當了個小官，當然了，大嫂二嫂在家裏，鄰居們都稱她們太太。因為這個原故，他自己的女人常常的指着他的臉說：「你這沒出息的人，既不能文，又不能武，錢不能抓些個回家，官又當不上，給你惹女人，怎麼也弄不上個太太，因為你不努力，而我這個當女人的也吃了虧啦！」總是從早晨罵到晚上，從初十罵到三十，天天這樣，月月如此，罵的喘不出氣來，抬不起頭來，他自己真是覺得沒臉見人，百般思索，沒有別的法兒，所以決心出家來當老道，求老道收他做個徒弟。廟裏這個老道，聽了他的話，也很難過，用了許多好話勸他，他起初是半點也不動搖，後來說的多了，看他也有點回心轉意，老道就給他家裏人們寫了一封信，叫他們來接他，這樣那個青年人才哭哭啼啼下山去了。他到家裏之後，還給這個老道寫過一封信，說是回到家了，還是一天到晚受他女人的氣，因為他女人摸不到太太當，總是罵來罵去，並且說到他既當不成老道，早晚不是跳河，便是上吊，老道說到這裏，先是笑着，後來又咳嗽噴氣的鬧了一會，那個意思，很有點哲學的味道，好像是說：「女人」，隨不消就是「敵人」。「家」消不消就是「枷」，「枷」者「枷」也，就是囚犯在牢獄裏感的那枷。

他說着說着，就又說：「幹什麼病，還不是這麼回是嗎？」

我聽了他這話，覺得他真是有歸道而忘家，廟而忘家的意思，可惜他不懂得國而忘家，如果他知道因而忘家的話，我想他不做張白忠將軍，他一定做一個胡阿毛烈士。

真武廟

青城山上真武廟，主持也是一老道，

此廟地點甚幽雅，新修房子朱露老，

道士俗事無的多，迷信太深不料學，

如能爲國爲抗戰，您看那夠多麼好！

由祖師廟走向天師洞來，出了一身大汗。回來後，當道觀的易老道來請我給他寫了個椿仙道學院的牌子，他說要在這裏成立一個道學院，又談了些關於成立道學院的一些事。他寫過一部道教三字經，拿給我看，這部三字經寫得很有來歷，我覺得雖然迷信，可是他敢寫，總算很有勇氣，很可寶貴了。

椿仙兩個字，就是前任死去的那個老道的大號，易老道爲了紀念他，所以要起這個名字，這也可以看出這些人們的厚道，不像別的人，只把自己的名字來做什麼什麼紀念，而少有把死去的人做什麼什麼紀念。易老道是普通觀現在當家的，他學問很好，心思很細，他長得眉清目秀，像很有修養的人，說的話來也是有條有理；不慌不忙，很有思想。

易老道和幾位別的老道，一同來給我談話，我問問他們道教裏也有什麼訓練研究沒有，他們說，在彭老道活着時，他所曾打算要辦一個訓練班，可惜各廟裏的老道都不來，後來縣政府設法催促，來了也沒幾個人。因爲大家開慣了，不喜歡受什麼訓練的，更不喜歡有什麼規矩。他們很誠懇的問我對道教意見，有什麼指示，我說：我對於道教真是不懂的，我不敢說什麼。他們很誠懇的再三請求，後來我就把我的意思貢獻幾點如下：

(一) 你們這裏這個廟，很偉大很整齊，應當做些於國家社會人民有益處的事。

(二) 你們這裏的山很秀麗，樹木又多，應當努力收拾栽種，許多的好樹，

可隨意採弄，那樣就真是一番有價值的真像。

(三) 神仙不可弄些妖魔鬼怪，大家不知道的，歷史上又沒有的來騙人。

(四) 道教大家都尊奉的是黃老，黃是黃帝，老是老子，黃帝在歷史上是偉

大絕倫，光明無比的人物，應該把他的像塑在一個最大的殿裏頭，既

要在當中，又要身量高大，要金晃晃站在那裏，令人一看，都覺得這

一位頂天立地的祖先，是值得我們為子孫的竭誠崇拜的，這不是本國

貨麼？這可以說是我們的土產，我覺得比那些外來的總是有意思吧！

像前頭可以立一塊碑，碑上就把黃帝的小傳刻上，刻的整整齊齊，多

幾他些張，誰喜歡要的就送他一張，或者賣給他一張，都無不可。

(五) 如覺得一個大殿裏只一位神太少了，那可以在兩旁把伊尹，太公，張

良，諸葛亮，老子，莊子，要六位也可，要四位也可，把他們的像也

塑在那裏，並且把他們的每一個人的小傳也刻在他們的面前的一塊石

碑上，一樣的可以下幾千把百張，有人要，可給他們哪！這些大聖大

賢都是載在經傳裏的，誰看了都會十分起勁。我爲了愛國，爲了抗戰

？爲了你們在科學和歷史上都能站住脚，而又不是迷信，我貢獻你們這點意見，你們若以爲可以，我請你仔細的想想，討論討論，研究研究，好不好？……

易老道

天師洞，洞很小，新的主持易老道，
曾寫道教三字經，說的詳細文理通，
最可惜，迷信多，不合科學難流行，
道家本是中國貨，黃帝伊尹姜太公；
有老莊，有張良，還有武侯諸葛亮，
把這些，塑成像，擺在殿上多堂皇！
我對他說一大套，老易也顯幹一場，
年底翻蓋後大殿，當中要塑黃帝像，
黃帝少得刻石像，是漢祖先多榮光！

在河城山住了十幾天，天師廟的遺區，各小山頭，看每一個村莊，我都走遍了。

在廟裏買了一個很大的石頭硯台，石頭有三寸多厚，週圍有一尺五的徑，乍然看來像個小磨兒，完全是青石的，價值是一百五十塊錢，我覺得這個東西，真是文房四寶裏一件好東西，既不怕摔，又怕碰，要不是被別人拿着走的話，頂少也可用刻三十年或五十年，將來這東西，也許是圖書館裏的材料。

臨走的那天，又仔細的看了王鐵珊先生寫的一「忠孝神仙」四個大字的匾，越看越好看，越想越有意思，什麼人是神仙？忠於國家就是神仙，孝於父母就是神仙。我又看了我上次給彭老道寫的那些個字，刻在牆上，也覺得有點意思。又看了一會那白菓樹，真是老前輩，像這樣的樹，若有個三十萬株，五十萬株，這夠多麼有意思？我又看了羅漢松，這羅漢松是紅腦袋綠身子，越看覺得越寶貴，他雖然沒有什麼用處，可是有些好看。又看了秋海棠，又小又好，可惜沒有什麼大用處，只是爲了美觀。我又看了山頂上幾百丈長幾十丈厚的子母石，我認爲這是幾千萬年前的一個海底，不然也是地農時把海底，一鼓鼓出來麼。每一件東西我都

評論評論，想一想，與抗戰有益處沒有，與救國有關係沒有。我認爲凡與抗戰救國有益處的，就是第一等東西，否則只是爲了好看，爲了美觀，那也是好東西，不過是第二等或者第四等罷了。

只有這個大廟大樓，這才是彭老道的心血，他爲那來遊山的客人們，或是避暑的先生們，做的事很多不少，真真值得紀念的。一面走一面想，一面想一面走，走出來了幾里路，回頭瞭了一眼，覺得極是寶貴，覺得美麗，清秀，……

四 從灌縣回成都

從青城山回到灌縣，住在公園裏，這地方很乾淨，我以先從這裏經過時，四川水利局的朋友曾找過我對他們的同事們講話，我說，等我從青城山回來再說，這次他們又來找我，我便在午後的三點鐘的時候去對他們講話，講話是在一個大殿裏，這大殿很寬敞，能容下一百多人，男女職員都有，我講的題目是「水利救國」，主要幾點有：

(一) 先說了李冰父子治水的事。

(二) 又說了大禹治水的事。

(三) 又說了寧夏，甘肅，陝西，山西，各處與水利的事實，寧夏秦渠，漢渠，唐渠等。

(四) 我希望的：

(甲) 灌縣這地方應有三萬人辦江利。

(乙) 每縣將來有一個水利科。省裏應設個水利處。
(丙) 如不能設三萬人三千人再不可少。

(五) 嘉陵江的上游與漢水的上游打通。

(六) 嘉陵江和漢水的上游要和渭河的上游打通。

(七) 渭河的上游要與洮水打通。

(八) 長江的上游要和黃河的上游打通。

(九) 從寧夏附近到五原之間，把大青山打了一個口子，把黃河水聯絡起來，經過內外蒙的沙漠，水從黑龍江入海。

說完了以後我又做一首詩

水利人員

灌縣之水灌田多，李冰大名似神佛，
許多人艱少飢苦，不怕旱災得生活，
這次經過灌縣城，水利人員到甚夥，

所謂之人有女，個個精神活潑，

此間應當辦大學，學生應有三萬個，

如果認真辦水利，定能免去寒與餓。

有水然後能有人，有人土地方屬國，

有土然後能生財，靠天吃飯受大禍。

我同老舍先生，找一個小飯館去吃了飯。以後我去回看縣長，他找我在他小本子上題字，我馬上題了「清儉勤」三個字，也是因為看見這個縣長很努力，很精幹，說得出，做得出。如同我對他說：「青城山這個地方太好了，不但成程這兒的人去遊逛，就是各地的人去遊逛也不少，那裏有一對知更鳥，方間叫起來，真是給灌縣和青城山增加不少，若被打獵斃打了，那就未免太可惜了，不知縣長以為怎樣？」他說：「那可打不得，應當保護，我馬上打電話去，並且由天師洞的老道寫一個木牌，告知大家，不准打獵。若是打獵就往深山裏去打。」我看了他說，又看了他做，我覺得這是個很難得的地方官吏。

後來又看了楊士元先生，我總看他面色大黃，應當損壞身體，斷絕嗜好。我

說：「與登堡八十七歲死的，八十六歲還能騎馬開兵，特魯鮑特八十歲還能打獵，並且能親自在革命的景前線上去革命。假如有一天世界各國的代表，在一起開會的時候，有人提出來說：『你們中國要有八十歲的人，如果是上將，還能騎馬開兵，那就什麼都不計了。你們中國就算第一等強國好不好？』那就真要了我們的短兒了。或者人家又說：『你們民衆當中，若有八十歲的人，還敢親自在革命的前線上革命，你能找出一個來，你們中國也就算第一等國家，好不好？』這一下子也就要了我們的短兒了。我們要找二三十歲苦勞難的，和四十歲的將官，灘患了，這就有的是。楊同志，你說怎樣？」他總是笑的：『是的，是的，我明白。』人家已經明白了，那我還能說什麼呢？只可拉拉手說：『明年再見吧！』」

去看任覺伍先生，這位同志，不但學問好，並且極穩重，很有思想，對於國家，對於黨，對於朋友，可說是細密極了。我想這種人做事，他不是那硬幹的人，幾乎是有辦法，有條理，而又能得到人心的人。他是本地人，他凡事不慌不忙，謙恭和氣。……從他大門外頭，大門裏頭，一直到他住的屋子書房，不論什

麼地方，都是有條有理，說起話來，沒有一句是自輕自誇。他們夫婦倆，都一謙恭和氣，我覺得太難得了。

又去看了陳維新先生，陳先生回老家去了，不在家，看見了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不久將在大學畢業，陳先生在他家門旁邊開了一個茶館，來往的人都在茶館中坐一坐，我覺得這個辦法，也很不錯。上次我到他院裏去，看見他把自己和他太太的坟抗都預備得好好的了，這大概是四川的一種風氣，如果有工夫，對於國家打算打算，對於同胞們打算打算，不必辦那個才好。這次我只向他院裏望了一望，沒有進去，說了幾聲問候和再見的話，就開車了。

我也看了看飽牧士，他是英國傳教師；中國話說的很流利，他院子裏不斷的有三五位青年英國人來坐，有時，也有老年人來。他們爲了傳道，爲了知道中國各方面的消息，我看他們很用工夫的，最可惜的是我們的士大夫階級，還沒有特別研究這事，他們的方法好，我們應該學習學習，他的方法壞，我們也應當有個準備，有的既不研究，又取一種不文不武的態度，信了教的，也不免有人奴性太深。信教自然是完全自由，對於傳教的人也不能岐視，是可爲了我們的國家。

爲了我們的三民主義，應當在信教自由裏，在一個人神隣一四個字上，有點指示才好。我覺得我們的黨，多多少少應當有點打算，正當的精密的辦法，還想說實話，態度，都應當有點預備才好。

從濼縣到鄆縣，聽說這里有個望帝宮，我沒去看過，所以要去看看。這望帝宮在鄆縣城西南三四里遠，看他重修的年月還不久，古木參天，是很幽雅的地方。進了大殿，看見房梁上有重修的年月，在不久以前，是熊錦帆先生經手重修的，牆上有碑，字雖然不大，還可勉強看得清楚，原來望帝就是這一帶的皇帝，因爲治水有功，人民很愛戴他，後來他又把皇帝讓給叢帝，叢帝對地方人民也是很好的。這個時代，說是同堯舜時代差不多，可見我國古時候，讓帝制度是很盛行的，也是很普遍的，無論大國小國，均有這種辦法。望帝宮後邊，就是望帝和叢帝的兩個大塚，每年到了大祭的日子，幾千里地的人民，都有跑到這裏來致祭的，他們二位雖然死了，那只是肉體，而精神是永遠不死，爲人民謀利益的人，人民也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

官詩記之：

望 宮

幾彈颯天下，

人人稱偉大，

誰知有望帝，

也是讓皇帝。

我國縣城，

西南路三里，

宮殿梁上有大字，

熊兄錦帆重修的。

牆上有石碑，

歷史說詳細。

廟設有公園，

並有大墳地，

古樹多參天，

照潔堪遊歷，

勞謙爲君子，

謙謙更無比。

看了望帝墳之後，在這很有意思的公園裏走一圈，走的還沒有半圈，又看見一個新墳，上頭是上的，下邊是用竹紕編的，用泥水灌的，現在都裂開了大縫子，遠遠看，來像要倒掛崩裂的樣子，墳頭並不很大，也不過六七尺高，我覺得繡齋大哥爲三民主義努力革命多年這或者不是他的墳地？那曉得碑上正是寫的

「王勵齋先生之墓」。我趕緊行了最敬禮，扶着石碑，喚了幾聲「勵齋大哥」，他的聲音，笑貌，馬上從眼睛中現了出來，還如同他活着一樣，對着我笑，對着我說，對着我喜歡，快活。在活着的時候，一切的光陰，如同活動電影一般，在眼前直轉，尤其是他那種偉大堅決，不怕危險，不畏艱難的革命精神，像從坟前頭迸出來似的。想起他那種明大義，顧大局的犧牲自我的言語動作，使我不自由主的落下幾點眼淚來。想到前年在巴縣中學，召集了好多朋友，爲他作七十辰壽，點了七十支大臘，叫晃晃的，我說：「大哥坐下，受小弟們一拜！」弄的大家都哭起來了，那一次勵齋大哥喜歡的流下淚，這種情形，好像在那石碑後頭，只向外放光，我是不贊同厚葬的，可是像這麼潦草，我記得我們革命黨的朋友，真是免不了有一點對不住他。我一面走着，一面想着，就這樣的離開了望帝宮。

勵齋

勵齋大哥生北土，

努力革命似老虎；

什麼危險全不怕，

推翻滿清惡政府；

討伐賊寇更出力，
討伐軍閥有成就，
前年我們在重慶，
許多弟兄爲賀壽；
當年勳兄正七秩，
今天已經把眼閉；
埋到何處我不知，
交通不便正憂愁；
不覺來到望帝宮，
看見大哥土坡頭；
趕緊行了最敬禮，
大哥精神永不死；
許多失地未收復，
爲何這樣撒手去！

到了成都，先到華西壩去找畢範宇先生，因爲我在灌縣時候，接到他的電報，說請我來講話，並且預備有地方住，所以我去找他。在沒找到他以前，遇見一位齊魯大學的侯大夫，他是老舍先生的好朋友，我雖然不認識他，可是我從趙望雲先生方面早就聽說了：侯大夫學問極好，品行端高，對朋友極義氣，對抗戰極幫忙，這次遇見他，老舍先生給我介紹過後，我真高興極了，這樣，我們又一同坐車繞了一個大圈子，才找到畢範宇先生。談話之後，才知道給我預備的一

個地方，是在美國人李大夫家裏，李大夫我在北京南苑時認識的，前些日子他在瀘縣曾約過我說：「幾時過成都一定要住在我家裏。」這就是住李大夫家裏的飯館。

畢範宇

美國人，畢範宇，神學院，在華西，方開辦，很努力，許多房子新蓋起，建設正在抗戰期，現在翻譯洋文書，計劃不小很偉奇，三五年好打算，文化交換大目的。

我住在李大夫家裏，他家裏有一個很好的客廳，雖然沒有什麼擺設，却有很舒服的椅子，也並不是什麼貴重沙發，就是坐着很合適罷了，這樓房比地裏了五六尺，那當然不能潮溼了，廊簷很大，大陽就不容易晒到房裏去近來因為成都的房子很難找，廊簷下頭住滿了人，這邊一家，那邊一家，院子裏有很大的草

地，寬寬敞敞的，空氣流通，一坐樓上，樓下，樓隔一二百步，不但看與的彼此礙不着事，就是說話和廚房裏冒烟，彼此也聽不見，烟也不會穿進去。這種住宅真是太好了，可惜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假如有一天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家家都能住這樣房子，就是小一點，或少一點也好，那樣我們革命的人們，就算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了。

樓房

樓房廊着大，最好是通夏，
因為客人多，各處小屋架，
簷下能睡人，可說是大廈，
廁所在樓上，樓邊按衣掛，
細細來觀察，真是有辦法。
外人如此辦，誰也不笑他。
可憐我同胞，不敢辦一下。

着真來做險，一定怕人罵，

創造和發明，全仗是大胆。

萬教育長武樵來看我，他也是陸大畢業，我覺得他能任勞任怨，又能吃苦，實幹，可以說是真實的三民主義的信徒，也是國民黨的第一等人物，因他的眼光遠大，辦事認真，常常不受人們歡迎，因此可知我們的社會，還離不開認假不認真的情形。

張岳軍先生，他是四川省的主義，我們兩人是老夥計，我當軍政部長的時候，他當次長，他不但是學問很好，不論對國家，對朋友，都非常忠厚。我從湖北經過湖南，廣西，貴州，到四川來的時候，我剛一到貴州，他就打電話給我，「你是不是已經派人到重慶來找房子？」我說：「沒有」他說：「那樣，我替你找住的地方好不好？」我說：「謝謝！」臨我到了重慶，說在巴縣中學的大樓上，桌子，椅子，沙發，以及洗臉的傢伙，沒有一樣不預備的整整齊齊；他又爲了我住家眷把那大一點的房子，替我隔開，他對朋友不但是忠厚，而且是細心，還可以說一句，他真是用心替別人想了想。我到重慶來若不是他替我找房子，那斷

直沒有辦法。萬教育長找我搬到軍校去住，他說那裏有地方可以招待。張岳軍先生說也給我找好地方，請我搬去，我都謝了他們，我覺得住在華西壩這個地方，可以與教會的朋友們，多談一談話，聽聽人家的指教，所以我沒搬，就住在李大夫家裏了。

吳耀宗先生來看我，吳先生在基督教會裏，他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信仰是信真理的，他絕對不盲從，他是最愛國的一個人，他也是最愛人的一個人，他的漢文英文都很好，翻譯過許多的書，人極耿直，又不好多說話，我是最佩服他的，我們兩個談了一大段宗教的事情。

去看二仙菴，這裏是個名勝地方，可惜這些老道們，既不讀書，又沒有多少工作，我看有一點「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正赶上他們念經，燒紙，在抗戰的時候，若把燒紙和念經的錢，獻給國家，慰勞軍隊，這要增加多大的戰鬥力啊！這種惡習慣，要想着改革，非從小學教科書上下工夫不可，若能把綱鑑歷史上那許多多害人的事情，都編成小段，使大家讀，久而久之，自然可以破除這些迷信了。如同漢武帝相信巫蠱的事，西門豹對河伯屈服的事，選他三百段二百段，這樣

五年以後，社會上定然大大的不同。廟裏頭很髒，尤其是那客房污穢不堪，起比天師洞可就差遠了。我想，爲了游客方便，爲了普遍文化進步，應該把這些小老道們，送到中國遊行社去，受他半年訓，一定懂得衛生了，也懂得爲什麼服務于人了。我一面走着，一面看着，一面講着，看那老道裏頭，也許有一兩位有學問的人，亦未可定。

一一賢菴

看了二賢菴，	幾乎淚不乾，
骯髒又醜醜，	迷信亂用錢，
如果獻國家，	有益於抗戰，
科學新世界，	不可只偷懶，
這些窮孩子，	皆能作好漢，
如果有人問，	教育爲最先，
每天兩次課，	兩年定改變，

無用化有用

爲國盡大忠

人人同此心

心同理也同

到了草堂寺，這也是成都一個名勝地方，殿宇實在不少，僧人也有一百多位，說是還有一個佛化中學，我覺得後屋裏擺設都很舊老，沒有什麼改革，沒有什麼蒸蒸日上之氣概，若比着縉雲山，縉雲寺，大虛和尚那裏，就差的遠了。這些年輕的和尚，若能確確實實的受點普遍教育，再受上三年的軍事訓練，我想他們精神上，體格上，一定都有大進步，況且正在抗戰的時候，僧道兩門若是沒有人管，沒人問，這一般逃避兵役的青年，一定都往廟裏鑽，這是很應當注意的一點。

和尚廟

成都有大廟，

和尚也不少，

有的會念經，

有的也胡鬧，

師尊領進門，

修行在各人。

佛教本無神，

種去儘是眞。

傳進中國來，

神多是爲人；

印教不吃素，

什麼都是神；

改變實太大，

中國不吃暈，

自己作工具，

利用是人君，

至死也不明。

至死也不明。

和尙領着我們到工部草堂去看，很簡陋的三間蕪瓦房，雖然不是風吹就倒。看去一點也不堅固，真算罷了。杜先生生前本是窮人，死了還是這樣對待他，怕失了他老先生的本色，我記得我同于右任先生在莫斯科參觀，蘇聯那些作家們住的地方，都是帝俄時代的王宮別墅，房子好極了，屋子裏都是很軟的沙發。書館是現成的，每天五頓飯，吃的真是順嘴流油，舒適極了，看了後出來，右任先生對我說：『看看人家這些作家的待遇，這些文學家的待遇，再來看我們，國家怎樣的待遇，作對子，作祭文，找到你做，吃飯，住房子，可就沒人管了。』右任一面說，一面搖頭嘆氣，到如今我還不忘這件事。

當中是社工部的像，却像廟中的小神仙，塑的并不大方。右邊是黃山谷，左邊是陳放翁。鹽放翁倒有點像，因為塑了鬚頭紋，像個鄉下老頭兒：黃山谷倒像個教習先生。總而言之，我覺得工部祠堂不應當由廟裏管，歸教育機關管，或歸什麼個大學來招呼，房子應當改變辦法，為我們全國的文化，全世界的遊人來遊歷，宣傳我們的文化，也不應當太潦草，我希望打走日本鬼子之後，要有一個大大的改變才好。

杜甫祠

我來瞻仰杜甫祠，	瓦屋三間無修飾，
對待先賢薄情甚，	文化表示在那裏？
三塊烏瓦做個廟，	一包洋火當牌位，
軒轅黃帝位在此，	君看如此對不對？
杜公本來是窮吏，	死後不應太華麗，
可是殿宇太簡陋，	日久定然少人去。

我對杜公抱不平，

還希詩人加注重。

不可仍然是舊話，

活時貧來死亦窮。

我同兩位朋友到鎮江樓去吃飯，這個地方真好極了。緊臨着個大橋，過往的人很多，老少男女，貧富不齊，有的坐車，有的走路，有的揩服，有的担衣，處處很可看出飽漢子不知餓漢子的飢，這都是地球上的虫子，孤孤孺孺，許多都是損人利己，滿嘴裏都是道德仁義，作出事來，大都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蟆，蝦蟆肯包泥，離着那真正是人，最少還有幾萬里，革命黨要把自己看得起，解除人類的痛苦，這個担子雖然是苦的，要甘心樂意的自己担起才對。那水是嘩嘩的流着，我的嘴就不住的往下說着，寫了這麼一大段，把他記起來，也許有人說我發迷，不論說什麼，我也不生氣。……

回到李宅，見了陳崇壽醫生，他同他的哥哥，都是我的老朋友，他的醫道很好，並且是英國學過傳染病的事情，這個人學問好，本學高，最愛國，最愛朋友，多少年來做事對人，都是慷慨義氣的，最近在成都掛牌行醫，為人家戒除嗜好，下了好大工夫，雖然賺的不很多，但他不願意做，他總覺得不如去為傷官傷

兵服務得好，他一天到晚都覺得良心不安，他不願意順順流油，他甘心樂意去替方流血流汗，可是很不容易有這機會，這就叫有力沒地方使。凡認識他的朋友，都佩服他，因為他爲人寬厚博大。

陳大夫

醫生陳崇壽，
可是真不瘦，
爲人有愛心，
對友極寬厚，
醫術很高明，
掛牌爲謀生，
若到戰地去，
殺敵大有用，
多少有用人，
閑着無人問，
這是一病態，
改革最要緊，
人能盡其才，
物能盡其用，
本來有遺教，
要緊在實行，

第一日，我去看衛立煌先生，衛先生是安徽人，他不但有學問，並且是長段

國的，這一次他是從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卸任回來的，住在成都很小一個房子，一天到晚都是寫字讀書，不出門不見客，這真是第一等的人，我真佩服他有修養。他屋子中擺着許多鐵亞鈴，有二十斤的，有四十斤的，有六十斤的，還有八十斤的，我問：「你擺着那麼些鐵亞鈴幹什麼？」他說：「是給孩子們運動的東西。」我覺這個辦法很不錯，這是最好的運動器具。

衛將軍

衛大將名立煌 最愛國有主張。

帥師在北方， 真把倭寇擋，

後來調行營， 依然甚緊張，

養病到成都， 閉門真讀書，

是客全不見， 修養有功夫，

將來體健康， 定然殺敵在戰場。

一天晚上，高樹勳將軍，從重慶要回前方去，走到成都來見我，他談起他訂

仗的情形，有幾次是敵人的坦克專衝到他守的寨子裏來，他到底不想後退；又有一次，敵人的排砲打的非常厲害，局勢很不好，他咬緊牙關苦撐，撐到半夜裏，繞到敵人背後，給敵一個猛烈的打擊，日本鬼子吃他的虧很大，他們一聽見高樹助的名字，就頭痛起來，因為他們知道高樹助不是好惹的。我同他談了好久，我想他要入一次陸軍大學，受上幾年教育，將來一定能為國家出大力，所謂「仕而優則學」，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這天晚上，在華西神學院，有一個聚餐會，也可以說是歡迎會，屋子裏潔潔淨淨，菜是從館子裏叫的，到的人都是宗教方面朋友們；也有大學教授，中外朋友全有。用過飯後，大家就在樓上開了一個會，畢範宇先生當主席，他說完話後，我也說了一段話，接着是吳耀宗先生說話，大家說的意思不外是救人，救世，救國，結果大家都很高兴，都很快樂，這種會實在很有意思，非宗教的朋友們，若是能得到機會參加這種會，參加幾次之後，他便知道基督教是什麼東西了，真是很純潔，很愛國，很平等，很博愛的宗教，可以說是真正沒有迷信。

吳耀宗先生

吳耀宗先生，

愛國極真誠，

信教不迷信，

看書極用心，

學問既高深，

品性又端正，

救國獻金會，

緣起他寫成，

抗戰救危亡，

全國各地大運動，

成績卓然很可觀，

說來都賴吳先生，

這一天，到軍校裏去講話，這個地方真是寬敞，嚴肅，清潔，整齊，從大門到禮堂，有兩大大段，都是平平的，在這個時候，還能有這種地方訓練幹部，實在太難得了。在南苑北苑的時候，也同這個差不多。我一面走着，一面想，軍樂一面奏着，假如我們在野外有一個幾千里地見方，高低不平，河川森林全都有的，一個戰鬥射擊靶場，作大操場最好，因為拿平地作練兵場，世道已成過去，況且又在城裏頭，軍民雜居，說不出來的彼此不便，是很多的，想着想着，就來到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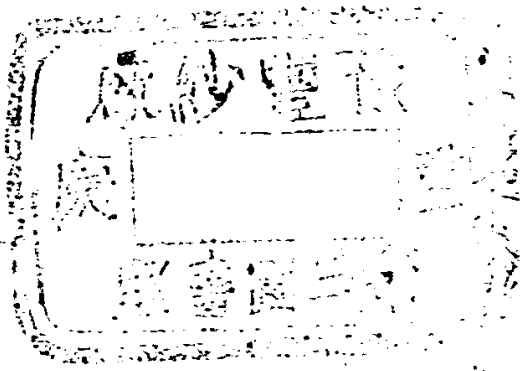
現在把我講演的大綱，記在下面：

抗戰必勝與革命軍官

各位同學：上次我去灌縣過成都，雖然住在學校裏，因為瀘文白部長來電催着，到夏令營去講話，沒有來得及和同學們見面，很惦念大家，中間雖曾在青城山上對高教班同學講過話，也覺未能盡意，今天能有機會再和大家見面講話，心中真是說不出的高興。

諸位應該自己慶幸，生存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裏。担負着一份偉大的責任，所以要加倍的努力求學：

1.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在這爭民族生存的戰爭當中，正是軍人顯身手的好機會，何況我們的抗戰，不是普通的戰爭，而是為實現三民主義來抗戰：「三民主義」這四個字，今天是婦孺皆知了，但在滿清和北洋軍閥時代，這四字却是不能隨便說的，說了是要犯殺頭之罪的。為着實現主義，不知有多少先烈犧牲了頭顱，流了鮮血，我們軍校就是為



實現主義而設立的，我們早期的同學，爲了革命不知已有多少犧牲了，不知已盡了多少力量，所以我們今天當然要以作總理的信徒，作校長的學生爲一件大事，要好好的發揚黃浦精神，繼續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

2. 爲三民主義而戰，就是爲世界和平而戰，這有如司馬法上所說的「以戰止戰，雖戰可也」，這是正義的戰爭，

3. 孫子兵法謀攻第三上說：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週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這句話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訓示，諸位都是國家將來的將才，要看重自己的責任，努力學習。

抗戰到今天，已經五年多了，這長期的變的事實，證明了我們抗戰必勝，這理由太多了。我在夏令營講話時，曾舉出「一百個第一」，以證明抗戰的必勝，這裏我只提出軍事和外交的最重要的兩點：

(1) 我們抗戰至今，在校長領導之下，戰略始終「是長期抗戰，

全面抗戰「爭取主動」。而且自「七七」以來，由近衛到平沼，而何部，而米內，而再近衛，而東條英機，不到六年當中，內閣到已變更六次，戰爭變來變去，總是碰壁。

(2) 我外交之勝利，現已有廿九國同盟，可以看一看力量的對比

同盟國	軸心國	倍數
人口十五萬萬	二萬萬七千萬	多五十五倍
土地一萬萬平方公里	五百萬平方公里	多二十倍
飛機(每月生產量一萬架)	三千九百架	將近三倍
坦克車(每月生產量)八千五百輛	三千輛將近三倍	

近代戰略是國力總決賽，日寇焉有不敗之理！而且失敗也不在遠，

就是明年後年的事了。

我們今天在學校裏求學，就要迎接這抗戰的最後勝利，而加緊學生本學，具體的任務，不勝枚舉，其重要者：

(一) 要有革命的頭腦，要有對主義的信仰。

剛才說過，我們要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當然先明瞭主義，懂得主義，校長今年五月間曾對空軍學校說過：

「最重要的，最基本的，還是在於精神與道德，要以樹立革命之革命精神，民族大義與三民主義的信仰教育，訓練的第一任務，凡屬教育主官與隊長，必須千方百計，以身作則，使所有學生與部屬都能受到我們主義的薰陶與人格的感化」。

事實上讓我們拿先賢的教訓來說，就是求軍事上的勝利也要實行三民主義！

從前魏文侯問吳起：「陣心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陣已固矣。民安其田，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必勝矣。」

這雖然沒有 總運的主義有系統，然也可以說明民族民生主義實行的對於抗戰的意義。

(二) 要有專制的組織與嚴格的按察。

軍事學是近代知識之總匯，是各種科學的最高峯，所以軍旅之學都應有「手不釋卷」的習慣，譬如天文學的知識，可以辨方向，預測氣候等。政治，經濟，地理，化學……等等，與軍事有關，就更不用說了。所以我們的常識要力求豐富，我們要知道，一個人的精力時間有限，而深求的學問是無窮的，就更不能荒廢，那怕是一分一秒的時間呢？

學問要「博」同時技術要「精」，「博」同「精」相反，又是相成的，築工事，劈刺，射擊，瞄準，等動作，只是知道，只是懂得，是沒用的，必須精通，必須熟練，而且只是自己精通和熟練，還不夠用，還要有方法使謂每一個弟兄都精通，教練戰鬥的技術，這就是說：要知道怎樣實施戰鬥教練，一個原則就是要踏踏实实不可只顧表面，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三講七作」，這雖然是笨辦法，但軍隊裏的事，是要講究「拙」，講究誠的。如果因為「巧」的原故，只注重表面，結果操場裏雖然作得好看，到戰場裏一切就失掉効用了。

(三) 要有吃苦的能力和帶兵的辦法：

我們的知識雖然要豐富，但是習慣卻不能文雅。要有吃苦的能力，戰爭的勝負，往往繫於那一方面，能夠支撐到最後五分鐘，所以忍勞苦，耐疲乏，是很要緊的。要能吃苦，一面要有新生活，有健康的身體，一方面要有革命的精神，咬牙苦撐的革命精神。

軍官最重要的任務是指揮軍隊，打勝仗，要善用兵，必須會帶兵，如果把兵都帶成仇人，那是很危險的。首先就要與士卒接近，就是要能喊出每一個士兵的名字，知道他們的家庭狀況，曉得他們的快樂與痛苦。這是營長以下的官長應有的本事。其次就是同甘共苦的真實生活。

三路上說：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禮將」

尉繚子戰威第四也說：

「夫勤勞之帥，將必先亡，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陰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天必以身同之，如此，師

歸久而老不弊」。

能這樣才能作到「上下同欲者勝。」（孫子謀攻第二）

（四）要會作瓦解敵偽軍的工作，要有愛民的教育。爲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不是說我們要把敵偽軍統統殺完，那是比較笨的法子，要注意瓦解敵偽軍的工作。

唐李衛公（靖）說：「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這一段話很有意思，這一方面說，我們對敵攻心，要瓦解敵偽軍，同時我們自己也要守氣，要軍民合作，雖是雙方的事，但軍隊的態度是更重要的，所以要注重軍隊愛民的教育。軍隊對人民的態度應該怎樣呢？

韜文韜益虛齊二上說：

「殺善爲國者，取民猶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對之

發：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貧則如加於身，賦稅為衣於己，為處民之體。

要弟兄們懂得愛民，必須天天用問答題讓每位弟兄都懂得愛民的會要，知道老百姓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除這裏談的四項之外，當然重要的事還很多，為戰略，戰術，戰史，基本動作等，總之要切實，不可浮囂，這是最根本的原則。

軍校

前次過成都，一早就走之，
這次回軍校，要我去講道，
學生三四千，學問真不小，
如何來帶兵，怎樣把操教，
野操為第一，兵心第一條，
說到抗戰事，有利將臨到，

可是有一點，努力爲極要，
如果稍鬆懈，還怕會糟糕，
整整一點鐘，大家哭又笑。

有一天，一位姓胡的先生約我到禮拜堂去講話，胡先生介紹之後，我就上台去講，題目是「節約獻金救國運動」。

主要的綱領是：

- (一) 基督教是教人愛國的宗教。
- (二) 基督教是教人愛人類的宗教。
- (三) 「心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
- (四) 聖經上說：「敵人到了你們國土裏頭，你們應當大聲的吹起號筒來，集中所有的力量，把敵人趕出去」。這不是愛國的證明嗎。
- (五) 愛國的方法不一，可以出錢，可以出力，更可以出命。
- (六) 古時鄭國的商人弦高，不愛惜他的血本，更是不怕死，救了鄭國。
- (七) 古時候是那樣的，如今更多了，如胡阿毛烈士和張自忠將軍，因爲他

們肯犧牲他們的性命，使我國格抬高了。

(八) 我們效法古人：有令尹子文，有商人弦高。我們效法今人：有張自忠將軍，有胡阿毛烈士。

(九) 人家出命，我們就不肯出錢麼？

(十) 出錢貴在有恆，貴在按月出，每月一萬元不算多，每月一毛錢不算多，若是每人二毛錢，一月就是四千五百萬元，若是每人一塊錢，一月就是四萬萬五千萬元，假如每一個人十塊錢，每月就四十五萬萬元。那樣我們的國家力量當然增大了。

(十一) 我們喜歡我們飛機多，大砲多，坦克車多，但是大家若不出錢，那是萬萬辦不到的。

(十二) 我們爲了祖宗的光榮，爲了子子孫孫永遠不當亡國奴，爲了我們自己活存世界上像個人樣子，我們必須擁護中央政府，擁護蔣委員長，把日本打出中國去，這樣我們非真正的火熱起來不可，無條件的把我們的錢獻給國家，把我們的錢獻給政府。

(十三) 這種一定是我們的，但是我們非努力不可，非拚命的努力不可，怎樣努力，就是要出錢，出力，出命。

(十四) 我們有四個原則：

甲捐款交給誰？是直接獻給蔣委員長。

乙這款希望做什麼用？慰勞前方抗戰將士，救濟苦難同胞和榮譽軍人。

丙不聞文，無論寫信，跑路，發電，吃茶，都由發起人自己掏腰包，不准開支這裏一文錢。

丁完全出自自動，不加勉強，一萬元不算多，一毛錢不算少，注重在每月獻金一，直到抗戰勝利結束爲止。

這話說完之後，大家很受感動，馬上組織了獻金隊和募捐隊。

四聖祠

四聖祠， 魁拜堂，

鑿鑿齊齊甚端莊，

我講話，在晚上，

廳內人滿擠的條；

要救國，須獻血，

大家聽得很認真；

聽衆們，都熱心，

人人願助救國軍，

無名氏，更大方，

首先捐獻三百洋；

積腋能成裘，無名先生好榜樣，

節約獻金

救國軍等事，

出錢和捐金。

自己兵役免，

子弟上前線。

或是開汽車，

服務到醫院。

爲了打日本，出力是好漢。

持久仗經濟，勝敵賴金錢，

介尹子文曾毀家，捨己救國難。

弦高亦曾獻血本，秦兵回頭轉。

古人榜樣好，不可愧前賢，

出錢不在多，量力把款獻，

節約又節約，堆砂能爲山，

有些好同胞，踴躍把款捐，

真是愛國者，不讓他人先。

我講完了話，就有人送來了一封信，打開看後，見是一位無名氏，獻了二百幾十元，並說明他不是基督徒，這真再好也沒有，這增加了我千萬倍的勇氣，四萬萬五千萬人，都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基督徒不基督徒有什麼關係，最要緊的是愛國救國，基督徒發起，各位的同胞，大家一齊來救國，我覺得：越不是基督徒，越熱烈，怎麼知道呢？這位無名氏便是個例，我從發起節約獻金救國以來，去

年十二月份是兩萬八千多塊錢，今年一月份是五萬多，二月份是八萬，三月份十一萬多，四月份是十六萬多，而第一次第一個開始獻金的就是這位無名氏，就是他自己寫的不是基督徒的人，這還不可證明麼？我到各處都說：不分宗教，不分種族，只有救國，爲目前最重的大事情，近來獻金最多的朋友，都不是基督徒，這更可以證明了。

四聖祠華英印書局，有一位邱女士，在四聖祠做禮拜時，她當主席，因此我認識她，她寫了一封信如下：

(一) 邱德容的信——

玉祥先生道鑒：

今早拜達後返局即得匿名信一件給委座附法幣二百餘元

託容轉呈

座右謂係十一晚敬聆

鴻訓受感所致茲如數送呈並附原函仰賜

收納代轉爲禱等此以瀆敬認

榮安

(二) 匿名的信

馮玉祥先生：

在我手上有二百二十五元錢，本來我想把這些錢捐給工業合作社，可是在工業合作社裏面我認識的一位先生已經離開那裏，後來我就想把這錢給社裏的外國人，但是這件事還沒有作，我就到四聖祠禮拜堂裏來，聽先生的演講，聽了先生罵了我們後方的人民——街上掛肉鷄鴨等，和穿漂亮的衣帽等，我聽了後，非常的感動，故想將這些款子交給先生帶到前方去慰問我們忠勇愛國的將士們！

希望 先生能用這一點錢，來開始一個運動，我很願意先生能把這一封信，登報來啓發別人，我也希望先生以後每一次講到時候，在聽衆中當場募捐，爲前方的將士們！

良心稍微醒了一點的一個聽者（不是教徒）

民國九年九月十五日

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本來一切的事情，「機」是很從小處發展起來，發展到無邊無根的大，我與這節約獻金救國運動，是因為張仕軍先生的幾句話，逼出來的，真正到了有人獻金救國，就是由這位無名氏先生發起的，寫到這里，我就不能不感謝這位不是基督徒的無名氏先生了。

非基督徒

爲了獻金好救國，我到各處去演說，
四聖祠內話說完，果然有人把金獻，
二百二十五元正，裝在無名信封中，
說明不是基督徒，因為聽講受感動。
這位先生真愛國，基督徒們很難過，
因爲無名佔了先，有些人們作長嘆。
這天下午四點鐘光景，我們上街去逛，雖然逛了幾半圈了，這地方的僻貧多。

，非常的多，街上十分繁榮，看見很多的雜貨店，綉花店，茶館，飯館，洋車，來往的行人十分擁擠，這簡直看不出一點抗戰的樣子來。每一家店鋪和飯茶館子裏，主顧是滿蕩蕩的，東西無論怎樣貴，買的人仍是很多，人們都穿着奇裝異服，各處都表露着奢侈，富麗，這和戰前有什麼分別呢？我看見這些情形，便不禁想起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們來，他們如果跑到後方來看見這些情形，發生甚麼感想呢？後方人們不但沒有受到敵人的砲彈和刺刀的威脅，每天還是這樣醉生夢死的享受，這真是一件不公平的事！

我在成都的街上，走了一大圈子，看到街上很熱鬧，尤其是洋貨店，熱鬧的更厲害，求往的行人都在那這擁擠着，同樣的綢緞店，布店，飯館，真是應有盡有。我細細的想，我們爲什麼不能把日本鬼子打走？我們不是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國家？我覺得最大原因，就是這些洋貨要了我們的命，我們是手工製造東西，人家是機器製造東西，我們一個人一天到晚不閑，至多能造出三件，五件，十件，八件來，就不錯了。人家用機器轉上三個鐘頭，就可以造出幾百件，幾千件來；我們造的很粗，很笨，很難看，人家造的很細，很巧，很美觀。人家的東西本錢

用的少，買的就便宜，當然我們的人們喜歡用人家的東西。一年復一年下去，不但我們的手工廠別了門，並且十年二十年後，我們把那笨的製造法也忘掉了，這種洋貨，就使我們窮，使我們可憐，軟弱，若真的能以人家用機器造，我們也用機器造，那一定能抵抗他的，可是人家資本大，我們資本小，還是不成。資本越大，機器越好，出品越多，價錢便越賤，我們沒有那麼大資本，怎麼能幹過人家？還好，我們也有些新興資本家，要給人家一比，真是可憐的要命，因為我們的資本家大部都是官僚資本，不是從克扣軍餉來的，便是從刮地皮來的，在經營工業上和開辦工廠上，都是整個大外行，今天投資，明天就想得大利，世界上那有今日下種，明天就吃黃瓜的？所以越弄越失敗，越弄越不成功。所以還是用洋貨，這樣一輩傳一輩，我們為什麼不窮，我們怎樣不弱？我們沒有錢就去買洋貨，沒有自來水筆，也去買舶來品。沒有鋼琴也去買外國貨，反正咱們有錢，弄來弄去，我們沒槍也去買，沒炮也去買，沒有飛機坦克車，也去買外國的，誰知這又都是活東西，飛機要喝油，大砲要吃子彈，也還都去買，一打仗，交通一絕斷，便沒有辦法了。物價漲了，大家就叫苦連天；是不是敵人給我們一個自力更生

的好教訓！沒有辦法，我們自己開了油井，開了酒精廠……我很希望把這洋貨都丟掉，我們自己想個好方法去代替，管保成功。古人說的話完全忘了。「吃飯穿衣」，誰不懂得？可是實際上都被大人先生們忘掉了。我們給外國人裝修，看見人家屋裏鋪地毯，坐的沙發，擺的鋼琴，吊的五光十色的電燈，回到自己家來，也便照樣弄一套；他却不知人家不是大便公館，便是洋行老闆，銀行大頭子，他們用的東西，他們都能生產，況且他們是全國力量供給他大使，公使用的，再看看你自己生產什麼？你祖宗給你留下來的，都是地下埋着哩，就以家裏要用的煤鐵來說，多少好煤礦等外人來開，多少好鐵礦也是等外國人來開呀！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地下面的不要說，只看地球上的，就是穀子，小麥，高粱，豆子，仔細查考一下，已經不如兩三千年以前的方法了。把祖宗那方法，都丟掉了，到鄉間各處都可看見，穀子，小麥，豆子，高粱，生得黃甘細，都像癩病鬼兒一樣，因為什麼？都是缺少肥料啊！再看看城市上，就只看小集鎮上，那穢穢而臭臭的陽溝陰溝裏頭，塞滿了污泥黑土，死狗臭貓，這沒有人管。我想方真有幾百的錢，一定會把這些東西運往田裏去，那樣田裏長出的東西，必是烏黑

，不精，很高，很豐滿，可是我們早已沒有人喜歡管這些事了，所喜歡的是什麼？不大不小地主們，在城市中一住，穿，吃，玩，樂，到時候去收穀子，種地的人們，多年是個戶，苦的是一月不夠一月用，一年不夠一年吃的，連肚皮都弄不飽，他從那裏能來知識呀！這樣說來，我們的家當是什麼？那便是一年不如一年的，這些穀子，小麥，高粱，豆子，還有就是那點頂可憐用手工開採的煤礦。只看人家打鐵的，那個四十噸五十噸的氣錘，再看咱們市街上那幾位輪大車的僕鐵匠，就知道我們落伍到什麼情形了，何必說別的呢？我明白了這道理，我們的穿，享受的時候，就知道太不應該同人家一樣了，我們應當堅強的，拚命的，把我們所有一切都獻給國家，先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國去，凡與打出日本鬼無關的事，我們不應當說，不應當做，我們的血已經流出去一百多年了，還能再流麼？我們不好不承認自己還沒有到自力更生的地步，非得一般有知識的人們從新咬緊牙關，從新自己打着自己，自己罵着自己，省吃節用，彼此攜起手來，真實的作自力更生的工作，才能有打出日本鬼子的希望。我一面走，一面想，從這一條大街走到那一條大街，出了一身透汗，我自己笑我自己，假若有人知道我在這裏

走着路說這些話，一定會說我是一個精神病者。人家有錢，人家不吃幹什麼？不穿什麼玩，不樂幹什麼？那我也沒話說，我只對他笑笑，連哭都不敢哭，我恐怕得罪了他。

到一位外國朋友東先生家裏去用午餐，先是在他院裏坐着，他院裏的果木樹很多，柿子樹和蘋果樹都長的很好，還有一種榴櫞樹，每年可結二百多個榴櫞，外國朋友來到中國，在我們的土上種了這麼好的樹，結了這樣好果子，看看我們自己呢？倒種的很少，覺得很慚愧，我們不努力，不但對不住我們的祖宗，連這地也對不住！因為我們貪近利，一看種蘋果柿子樹，那得好幾年才能見利，怎如當年見利好呢？可是果樹的利若是到結實了，那就十年八年，越結越多，就是利越大，再則就是總得有一種養樹知識，才能種栽得好，不然，不是牛羊糟踏，便是生了虫子，沒有法子治；更一種是風氣，也關係不小，一塊地方上，一百戶人家，若有十家把果木樹種成了，不知不覺的就都種起來；假如一百戶家的村鎮，連一家種的都沒有，這就不容易造成風氣了。

臨到吃飯時，這位外國朋友家裏，男先生持刀切肉，女先生拿勺子分點心。

菜並不多，很精緻，衛生，意思極誠懇，化錢並不多，比較我們請一席客，從館子裏叫菜，化錢又多，東西新鮮不新鮮，更是問題，弄了一大堆菜，樣樣剩的多，說豐富是很夠的，若說到衛生和親切的意思來，那就趕不上這位外國朋友請客的辦法了。請客這一點，我覺得應該自己家裏做菜，三四樣都好，自己親手盛，自己親手端，既親熱，又省錢，我看這實在應當學習人家的。

席間主人的兒子也在場，長的個兒很高，粗腿大膀，他就要坐飛機回美國去當兵了，這種爲國捨己的精神，我們更應當學習。聽說他幾個孩子都從大學畢業了，我們的國家要想強勝，非得大興教育，強迫教育不可。我看人家一樣兒，我自己就憑着中國一樣兒，也對 myself 一位中國朋友一樣樣說給我聽，那位朋友聽了，只是點頭，說對，對，很對。……

從東先生家裏回來之後，遇見一件極可紀念的事：李大夫的兒子十九歲了，長得虎背熊腰，性情非常純樸，忠厚，他近來一心一意要回國去當兵，上戰場，要打仗，本人，因此我非常佩服他，我自己覺得這是真正的幫我們中國忙的，殺我們那些民族仇敵的戰友，論理他還得幾個月才應去當兵，他自己已經等不的了，天

我跑到飛機場找們美國朋友，往飛機上擠，哀求着要快快回美國去，好救救我。這種偉大國民的精神，我們這苦命的僑胞，值的是個小包袱，準備上飛機去了，他願同我一起照一個像，我說太好了。馬上就拍了一張，因為來不及洗，他把小照像匣子帶在他腰裏，對我說：在美國洗好之後，他要給我寄來。他父親和他母親就那麼隨隨便便送他到門口，都是很喜歡，很快活，很高興的分手了。我看了這種情形，我就想我們才是要取消不平等條約嗎？我們要同人家真正平等，我們必須在國而後家，上同人家平等，我們才平等呢。看這個十九歲的孩子，這種高興從軍的精神，再着他的父母，這種歡喜快樂的動向，我們實在應趕緊同人家學習，不然的話我們實在不配在這世界上立國，這真是我們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小 李

情奔小朋友，

年歲十八九，

要回美國去，

從軍打倭寇。

這種好意，
 我國的同胞，
 英國教育好，
 看這好青年，
 教育大普及，
 人人都愛國，
 我們要平等，

敬佩還不夠，
 應學這良友，
 國民智識高，
 我們應知道，
 精神加改造，
 國家定然好，
 此點必須學。

見了張雪岩先生，他是山東人，是一位從艱難中自己造就出來的苦鬥者，一位很窮的學生，能在美國得了博士回來這件事太不容易了。他為人誠實，勇敢，對於愛國最熱心，對於朋友極豪氣，他辦了一個「田家半月刊」銷的很多，曾銷到幾萬份，我也常常在辦的這個刊物上寫點小詩。這一次在李家談起來，談的很久，他對於約歐戰救國運動非常熱誠，這真是一位極好的朋友，他說要請我吃飯，我說不必，他說多虧的老朋友，你來到成都這個地方，應當盡一點地主之誼。他聽說我在成都住了好幾年，他以爲我到成都的一個客人，我說你對

要是真請我的話，今天不得閑，明天早晨六七點鐘，你買兩根油條，兩個燒餅，咱們在一起吃一下，就算你請了我好不好？他說乾脆，好的很！第二天一早，他局用紙包了油條燒餅來，我們在一起一面吃，一面說，一面笑，吃得很痛快，可是錢省的當不少。我們前方正在抗戰，不論幹什麼，我們都應當十分節約，剩下來錢獻給國家，這才對呢。張先生就是一位真實的實行家，近來他對於節約獻金救國運動，更努力了，並且很有成效。

張雪岩先生

一位苦鬥士，	生活似戰線，
美國去留學，	艱苦把奮念，
不但品學高，	更是愛國漢，
創辦好雜誌，	田家半月刊，
爲民做喉舌，	爲國做宣傳，
這天來看我，	促膝詳細談，

節約獻金專，救國大宣傳。

一天，張岳軍先生請先在勵志社用飯，到的朋友不少，有熊錦帆先生，鄧錫候先生，趙友琴先生，楊嘯虎先生等一二十位，吃的西餐，很簡樸，我覺得菜還多了一點，若再少一兩個菜，就更好一些，因為在抗戰期間，請客本來就不對，再吃很多的菜，就更不對了。我心裏這樣想，岳軍先生說：「重慶好幾個月不下雨了，鄉間人們都沒水吃。」他說的是實情，重慶一邊是長江，一邊是喜陵江，兩道大江，黑夜白日的往東流，這種情形，田裏應常有水用，人們有水吃才對。結果偏偏田裏乾着，人們卻沒水吃，這是天對不住我們，還是地對不住我們？我覺得完全是人對不住天，也對不住地。不能瞞怨別人，天下多了雨，不好。下少一點雨又不好，天要會說話的話，他一定要說：「我沒有法子把你侍候好，雨多時，你們不會存起一點麼？雨少時，你們又不會把存的水放出來用麼？你們淨責備我呀！那簡直的不給你們下大米好麼！那恐怕你們又該說，不如下大米飯好，我要真個給你們下熱飯，煬着了你們時，你們更要罵我啦。」若是怨恨地的話，地也不負這個責任，地如果會說話的話，她一定也說：「爲什麼人們不盡點力，

撿些個洋烟，爲什麼你們不盡點力，多打幾場場。你們不存水，我也可給你們買出水來阿！你們吃的，穿的，住的，都是地裏出來的。你們使的，用的，那一件不是地裏出來的？地沒有對不住你們的地方。人們的大短處，是不講交情的，你們吃着，喝着，穿着，住着，使着，用着，……在這樣情形下，你們拉屎臭着，尿泡臊着，你們不高興生起氣了，還拿腳踢着，不論你們怎麼樣，我總是不拒絕你們。你們死了，還是進到我懷抱來，除了我誰管你們？天和地實在是至寬至大，至恩至高，最可恨的是我們這人，既驕傲，又懶惰，和那狗熊差不多，吃饱了就不喫，茶館裏躺着，煙袋叨着，牌打着，一天總是喜歡遊手好閑，除了一些窮小子外，除了一些有志的青年之外，那一個不是貪生怕死刺！現在沒水吃，若不是我的有個覺悟，若我是真下個決心，將來恐怕還有比這個更厲害呢。這是我在那裏一面吃飯，一面想，我沒有好意思說出來，恐怕人家不願意我。

有沒有水

四川水最多，
到處有江河，

重慶更特別，

嘉陵江不小，

為何無水吃？

大衆無有井，

自己不努力，

各處築石壩，

國計與民生，

兩江分會合，

楊子水更多，

真是說不過！

無雨便求佛，

佛說無奈何！

大非要多鑿！

不可任蹉跎。

熊先生

英雄熊錦帆，

努力救命業，

走路飛毛腿，

慷慨最好義，

這次很快活，

胆大能包天，

置餘數十年，

一天二百三。

事業留模範，

留軍費大宴，

既有我在坐，又有熊錦帆，
越說越熱鬧，東談又西談，
最要一件事，努力抗倭戰。

飯後，我同錦帆先生和友琴先生坐了一個車到沙河壩去祭謝慧生先生，謝先生是創造中華民國的革命黨，隨國父多年，也是我們三個人的好朋友，沒有酒席和祭文，我只是在他墳前行了最敬禮，用右手拍着他墳上的石頭，連連叫了幾聲：「慧生大哥，我來看你，抗戰的勝利不久就來到，還求你那在天之靈多多幫助抗戰。」我一面說着，一面不知不覺的落下幾點淚來。到墳旁邊房子裏看一看，牆上掛着國民政府的褒令，外面預備的木頭很多，大概是要修蓋什麼，可是還沒有人作工，我想到慧生先生到張家口去的時候，說話的情形，如同是給昨天一樣，光陰之快，真算罷了。

謝慧生先生

謝志謝慧生，

本是老革命，

黨內有歷史，
人何很尊重，
身體本健康，
得病難行動。
我國人壽短，
似乎不足憑，
謝公活一百，
看來很能成，
爲何六十多，
壽命便到終，
一點最重要，
我們欠衛生，
如果壽命長，
國事仰賴公，
我今來祭奠，
還未完墳工，
我望在最近，
可以完全成。
討我一差事，
書寫政府令，
刻在石碑上，
永久慰英靈，
只求公靈力，
幫助抗戰勝。

祭後，我們就到望江喝去了。

在望江場上喝着茶，叫館子裏打了四兩酒，又叫他們做了兩

喝着酒，吃着魚，看着水裏，聽着水響，從樓上向外一看，空中有一片一片的白雲和黑雲，正在那裏賽跑，向上看看，向下看看，向簾子裏看看，向酒盅裏看看，三個人不由得都笑起來。我和友琴不喝酒，也不吃魚，只是嗑白瓜子，正在這時，河南南陽府的一個彈琴的老頭兒到他認得我，他要彈幾曲給我們聽，我說：「極好，有酒無琴，似乎不雅，請您老先生彈吧。」一曲彈罷，錦帆先生倒了滿滿一盅酒，又撥了一條沒動筷子的魚，送給那老先生用，哈！他真喜歡極了，並且說：「好久沒吃魚了，若有魚吃着，一定還要給三位先生再彈兩曲。」細看他那琴是十三根絃，都是鋼線的，我們三個人都不是音樂家，只是聽個熱鬧罷了，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的好壞來，就是覺得這種琴和彈琴的方法，應當保存，應當研究，並且應當擴大，我以為若能把這琴擴大到一丈五尺長，五十二根絃，一百四十張琴，在一起彈，那准熱鬧，進好聽，也許美國，英國，蘇聯，都來我們這裏學習也未可知。又作了一首詩：

望江樓

望江樓上望江流，

鐘江城外長清園，

鐘板友琴兩關亭，

看魚有酒話舊遊，

河南一位老先生，

古琴古曲連連奏，

還有幾個好青年，

初見熊公面未謀，

創造國民革命黨，

介紹鞠躬禮甚周，

現在我國正抗戰，

深念前方血正流。

彈琴

彈琴本雅事，

亦可討飯吃，

望江樓上坐，

聽得貴苦思，

彈得落雁曲，

不知是何意，

抗戰詩歌多，

為何不彈及！

晚上，就在李大夫家開了一個基督教教友談話會，到了大約有一二十位，主

辦是一位王先生，這位王先生是基督教協進會的朋友，很有學問，也很有口才，

剛一聚會，就有一位張仕章先生說：「今天請馮先生說說在抗戰期間，我們基督徒到底應該做些什麼事？」我說：「不可以，因為已經有了次序單子，應當請主席按次序進行。」那位張先生坐下後，又站起來說：「請馮先生說說在抗戰期間，我們基督教到底應當為國家為民族做些什麼事？才不愧做個基督徒。為什麼請你說這個話呢？因為我們的教友還有人說：『我們信教只管天上的事，地下的事我們不管。』這個樣子對不對呢？我們請你來說一說，」我被他逼的沒法，只可說了一大段，大約有三四分鐘，不外乎爲了祖宗的廬墓，爲了子子孫孫不當亡國奴，爲了我們自己活在世界上像個人樣子似的我着，活們是非抗戰不可，我們除了真誠的擁護中央政府之外，還要擁護軍事最高統帥。主要的方法便是出力，和出力，說出力就是去服兵役，若是有別的原因，那就去作有益於抗戰的工作也可，至於說出錢，我覺得我們應當每月出一個數目，一個人一萬塊錢不爲多，一個人一毛錢也不爲少，因為國家需要錢，抗戰更需要錢，假如我們個人的良心現在被聖靈感動了，我們大家馬上就找個本子來寫上，我們個人要出的數目，你三元，我二元，他五毛，就找有不可以若到信教只管天上的事，那是被魔鬼隨住了。

你努力抗戰，國家亡了，當了亡國奴，你只可當牛馬，被宰殺，你還配上帝堂嗎？我就拉拉雜雜的說了這麼一大套，馬上就有個朋友站起來說：「這個出領救國的方法，是最好的，我們開完會之後，再特特為這個事另開一個會。」大家都贊成，後來連開上兩三天會，就把個「節約獻金救國運動大會」開成了。

教會青年

許多好青年，	新的唱詩本，	合唱一首詩，	感人肺腑，	我更加感動，	我也唱首歌，	爸爸還在家，	鼻弟管縱橫，
要把真道研，	大家一齊看，	個個有笑顏，	學問很有關，	敬佩沒法言，	大家淚流漣，	刺透人心間，	且拉且鏢跟，

青年最熱誠，容易受感染。

我參觀了一個醫院，這醫院已籌工三年了，還沒完成，聽說還得要一年，這真是一件偉大愛人的事情。並且看到二三十位得肺病的大學生，在那裏靜養，每天吃得有養料的東西，一天總要二三十元的膳費，一個月六七百元，一年六七千元，二十多個人，二十多萬元，這也是教會上的朋友幫忙。看完之後，我同朋友談起：美國朋友作這種慈善事幫我們的忙，我們不能不感謝，可是我們自己也要知道羞愧，更要知道長進才好。一個人從小時候，每天，每星期，每一月每一年，受的教育，都是利他的，都是爲人服務的，結果，當然比那利己的是不同了；我們中國人的錢財不少，爲什麼我們自己不來辦醫院呢？我聽說美國人幫助我們大學教授的生活費，這大學教授們都不要，以爲有損於中國之精神，他們都願意挨餓受窮，爲了保存中國人的體面，他們只是謝謝美國人的善意，到底沒接受他們的幫助。我覺得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我們的政府對於大學教授們當然設法愛護，可是我們社會上有錢的人，更應當有一種發動才好，這樣才算我們社會上有是非，有黑白，千詞萬語，犧牲自我的教育，利他利人的教育，實在是根本

的發音，這一點風氣造不成，前途的危險太多了。假如小學教科書上很多胡阿毛的故事，很多張自忠的故事，久而久之，當然要出一些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義士和烈士，小學教科書上，要有許多令尹子文和商人鼓高救國的事，這些個故事多了，久而久之，一定會出些個出錢救國的人，這一類的功課非得每天有不可，更非每天發揮不可。我聽說日本講地理時，他們當教員的講到旅順大連時，便在黑板上畫一個圈，說這是他們用血佔領的地方，又被俄國給拿去了，一面講，一面拍着黑板，一面哭着；哭着，喊着，講着，那小學生們也都哭着，喊着。他們是這樣造就他們的國民，由此可見一個人有愛國心，有愛同胞的心，應該如同檣物一樣，非得每天用水澆不可，這是我們應當很要努力的事情。

有一天，見了空軍的幾位朋友，我看他們志向都很不錯，有一位姓王的，相貌堂堂，身體魁偉，他說他的祖父拿着我的兩本日記，常在他們家裏看，他也看過，所以極願意與我見一面，看看我到底是什麼情形？還有一位姓李的，人很健幹，說話很有條理，我覺得也很好，我就對他們說了兩件事：

(一) 少說話。

(三)多讀書。

他們走了之後，我拿起筆來寫了幾句詩：

玉李

此大過成都，	真算是有緣，
絕年國之寶，	昨日階得見，
空軍將校們，	個個皆勇敢，
為國謀獨立，	親機去作戰，
忠貞能奮發，	時常在前線，
真是國之魂，	實在能冒險，
李王皆一樣，	誠實又能幹，
言行甚謹慎，	禮貌極恭謙，
詳細談話後，	道出其心願，
繼走經寇後，	不望官與錢，

回家作良民， 崇祖也有顏，

知恥近乎勇， 我國真好漢。

到武侯祠去看，這是成都的名勝之一，前邊的大殿是漢昭烈帝，後面才是武侯，人們倒都叫武侯祠，這裏頭也很有意思。昭烈帝的墓就埋在廟的右後方，大殿上有他兒子的像，倒沒有他的像，兩欄裏很長，左邊第一位是趙雲，右邊第一位是龐統，一邊都有二三十位像，都塑的很好，每個像頭前，除了有木牌而外，還有一個石碑立在前面，上面刻了他的小傳：這個法子太好了，就以這幾十位的像和這石碑上的小傳來說，真表現出四川人文化高，高過各省。院裏的大柏樹很古老，因沒有知識的人管理，所以死了幾棵，也不再栽，我覺得很可惜。

武侯祠

明明昭烈廟， 都喚武侯祠，

不在做大官， 是在做大事，

這是一明證， 吾人應細思。

兩縣幾十位，都是民族師，

有文亦有武，在漢分兩途，

文者龐統領，武者趙雲首，

千年萬世後，美名永久留，

觀此好模範，後輩知奮鬥。

從武侯祠出來，到川大農學院，看見一片很堅固的好房子，又有一大片苗圃，青枝綠葉，十年二十年後，這些樹木，一定長得很好，水這麼方便，地方這樣好，是很難得的。

看見了程先生，他是泰安人，也是一位苦學生，現在當大學教授，很努力，很簡樸，很苦幹，說到泰安紀念武訓小學的事，越說越熱鬧；說到泰安的朋友們吃煎餅的事：那是把小米，黃豆，包穀，用水泡了，然後上小磨兒磨，磨到一個盆裏，攪到鐵鏟上。（尖底兒的叫鍋，平底兒的叫鏟。）有的一斤煎十二個，也有一斤煎十六個的。煎十六個的，就合一兩一個，一尺五的徑，可想有多麼薄了，火力都達得勻稱，吃起來又焦又脆，疊起來放在箱中，可放半年不壞，原因就是

沒有水分。因有黃豆，所以養料很好，秦山人們長的個子大，有力氣，最大風眼是乾豆子，五穀，雜糧多，這種東西要做軍隊上的乾糧，就再好也沒有了，可惜我們沒有特別重視這件事。後來又說泰山饅頭石我寫的墨子非碑，都被日本人給毀了，日本人在那饅頭石上蓋了三十公尺高，十二公尺寬一道大壩，把水都攔起來，分了三支向下流，一道流到城裏，一道流到西關，一道流到車站上，這是壞了多年沒有辦的事，而日本人却在那兒辦了，這真是我們很大的恥辱，他們拿錢辦這事，還不是拿我們的錢辦的麼？我們要自己辦夠多麼好！叫這個混帳小子辦，真是一件可恨的事。

我向來不喜歡看戲，這次聽說成都有特別好的歷史劇，並且有朋友送我兩張票，我覺得應當去親觀光，這劇叫鐵冠圖，就是崇貞皇帝上吊，他先用刀把他女兒砍下一條胳膊，一面砍着，一面說：

「你爲什麼脫生在我們家裏？」

又說到君非亡國之君，民非亡國之民，臣盡亡國之臣，我看到這裏，覺得英明之主在上，臣下不敢說話，慢慢變，變來，變去，就變成逢迎奉承，惟也不敢

值說話了。平時過可以對付，一旦有事就以逃亡國外可正當著書上說：「以明示下者暗」，這話一點不假。我又想：為什麼帶兵那麼好？他報藝文或官吏都變成壞壞了？是他們自己願意變的嗎？還是頗不得已呵！左思右想，想糊塗了，不但不唱的聲音聽不見了，連那敲傢伙的聲音也聽不見了，我覺得不好，快走吧！就這樣離開了這個戲園子。在路上走着，想戲園子裏人那麼多，擠的半點地氣也沒有，我想，若仿照這個辦法，來他一百個科學館，有的講化學，有的講物理，有的講光學，有的講電學。有的講物理，甚至造肥皂，造牙粉，造照像機，造機關槍，鍊鋼，鍊鐵，種種辦法，能編成故事的就編成故事，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哭有笑，還是一樣的賣票，不過價錢少一點，這是有聲大戲且有茶喝，有瓜籽兒，就是面黃手巾，扇子，掏耳勺兒，搽耳粉兒，都無不齊全，也有傢伙敲起來，鑼鼓打起來，地板弄的很乾淨，空氣弄的很流通，大小便的地方也弄的很乾淨，這種教育我看是最有意思的，我們真要想出好辦法來，豈不怕各國不跟着我

運學。

崇 貞

我去看川劇，

果然有好戲，

崇貞上吊死，

用刀砍其女，

說話太悲慘：

「何生我家裏？」

君非亡國君，

民非亡國民，

臣盡亡國臣，

聽來也悲悽，

靜坐細細想，

今天幾十幾？

山西街有個禮拜堂，是美以美會的，現在美以美會同別的兩個公會合併了，改成一「衛理公會」。這裏有一位敎師，姓張，個兒不高，很有學問，性情極和平，對人很親熱，說話有條有理，扶衆都很佩服。這天我到這公會去講話，到的人極滿，大概有四五百人，有個唱詩班，也叫歌詩班，共是八個人，四男四女，年歲都不很大，領班的很精神，很謙和，也很有規矩，他們唱的歌詞，是我寫的，歌詞小兄弟，唱起來聲音嘹亮又和諧，真能感動人。這種純潔高尚的音樂，若是

普及到我們的全國，這該有多麼好呀！

山西街

成都山西街，
 不但品學好，
 而且好青年，
 愛人愛真理，
 一言和一動，
 熱心又忠誠，
 真是有大志。
 會堂張牧師，
 心思亦極細，
 結成一團契，
 蓬勃科學力，
 大衆謀福利，
 真是有大志。

我在會場裏講的話，主要的是一箇約獻金救國運動一八個字，看會場裏情形，大家很受感動，這個會場裏的同道們，比別的地方健全，也是有關係的。

到一位段先生家裏去，他是個能幹的人，並且他同李哲士大夫他們都是瓦匠會的人，聽說瓦匠會在美國是個很大的組織，在會的人都要互相勉勵，爲國爲

民管理自己，都得互相幫忙，我只聽到這麼說，至於內容怎樣，我不知道。

互匠會

美國先匠會，

組織很可佩，

許多好朋友，

都在這會內，

我友李醫生，

會員中一位，

我們談甚久，

其趣很有趣，

條件在互助，

博愛更可貴，

益者有三友，

直諒有多聞，

懶者有三友，

辯佞和善柔，

若無規條

不能堅持久，

說混人不少，

也有我好友。

洋湖洲湖頭昭澗寺裏法看訂看，好大的三個廟，到處都是破破爛爛的，幸虧有江澄新發動機，後來才知道那盤發動機是航空委員會的，看到那和尚吃飯，可憐到萬分，又看見那大殿裏，和尚們打坐的地方，又是污穢不堪，一個和尚對我

說：小和尚上小學，大一點的入中學，後來就入漢藏理學院。這些人們比什麼都可憐，百分之九十八是因家貧，再不然便是逃避兵役，若是真能入學校的話，我看都能做博士；若是入軍官學校，都能當軍官，若是真能入學校的話，總有百分之六七十，都夠兵格；若是種地或者作工，都可以娶妻子，盡國民之本分。很可惜沒有人管，沒人問，這是國民黨最大的責任，也是一個很大的工作。

大概是星期一，因為程先生的關係，川大農學院找我去參加他們的紀念週，看他們到的人很不少，學生們都有那種蓬蓬勃勃的氣象，我在那裏講話的稿子如下：

抗戰與大學

1. 平時大學生與戰時大學生

各位同學：我們應該知道戰時大學生和平時大學生不同，平時大學生在校內，可以不上課，光談天，打撲克；在校外可以吃喝玩樂，穿着新文掃地的襪子，戴着六親不認的帽子，爲着買高跟鞋，逼父母當牛馬

過着變料少爺小姐的生活。

戰時大學生就不應該這個樣子了。爲什麼？爲的是我們本是中國人，又同日寇拚了五年多的命，不知有多少忠勇將士犧牲了，我們知道多少父老兄弟姊妹被殺害或被擄掠而逃。而我們政府對於大學教育，仍能維持不壞，實在是容易的事。今日的大學生，實在是失去奮鬥的風吹不賴的太陽曬不着的，不用到前線，不會掉腦袋。我們看着世界那一個個國家的大學生，能在戰時有這樣的苦連連，請位想想，我們應該怎樣努力？怎樣勤苦？怎樣節約？才能擔得起祖國，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無數的忠勇將士們。對得起我們父母，對得起我們自己。我以為這時的大學生，應該加倍的學習救國技能，加倍的鍛鍊身體，加倍的刻苦自愛，才能算得一個戰時的大學生，否則是不配稱爲大學生的。

3. 要做一個二十九國盟國的大學生的模範。

這次反侵略的大戰，我們中國是戰爭裏的一份子，過去誰敢向侵略者法西斯的魔王反抗？只有妥協投降，步步退却。而我們中國以上一個在

何國家看不起的國家，首先單獨抗戰，利誘威脅誓死不降，我們看到十九個國家的滅亡，而我們武器不如人，物資不如人，仍然抗戰下去，如今越打，朋友也越多了，越打，國際友人越認識中國潛在的力量了，如今變成了二十九同盟國中重要的一員，這種光榮，得來是不易的！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諸位身為大學生，當然知道這是無數人的血換來的，我們冷血的國家，既能為人看得重，看得起，就是因為我們有新委員長的領導，有全國人民的團結，有無數忠勇將士在前方用他們的血肉築了那條新的長城，這樣才有今日，諸位大約知道：二十九同盟國犧牲的一位最高將領是誰？就是我們中國的張自忠將軍，二十九同盟國中許多悲壯烈烈的故事，總要有大半是屬於我們中國官兵和民衆，我們有這樣光榮的奮鬥史，身為中國大學生的諸位，也要在這光榮史上佔些篇幅，一定要成爲二十九同盟中大學生的模範。諸位想想，我們的學業夠得上嗎？我們的技能夠得上嗎？我們的體格夠得上嗎？諸位想想，夠得上的要更加努力，夠不上的要急起直追！

3. 要親愛精誠忠勇救國。

最後我講到這點，就是聽說大學生中，還是你是你，他是他，張說李不好，李說張不好，在今天無論誰好誰不好，總比日本鬼子好。日寇對待我們的慘酷，我們任何人都知道的，但我們都還是一盤散沙。這如何能行？所以我最後奉獻諸位八個字：「親愛精誠忠勇救國」的大學生。

有一次，我們在青年會開節約獻金救國的會議，有幾位大學校長如張俊高先生，吳貽芳先生，陳裕光先生，還有徐寶謙先生，吳耀宗先生，汪俊賢先生，張仕章先生，鄒秉彝先生，蔣翼振先生，邵繞三先生，張尊岩先生。討論的結果就成立了節約獻金救國運動成都分會，裏頭分了三組，我把那一個緣起和規章都寫在這裏：

中華基督徒籲呼各界節約獻金

中華基督徒節約獻金運動緣起

我國自被發動神聖抗戰已逾五載，敵雖蠻強，幸賴我全國軍民在最高統帥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忠勇從命，艱苦奮鬥，卒獲天部河山之完整，與民族復興基地之隱安，民族自救之基礎於以奠定。民生國家聯盟之局而賴以促成，這種聯合及反侵略的大局面，已使人類正義之伸張在望，自由爭取之勝利瀕臨，當此抗戰進入更慘烈更艱苦階段之際，凡我同胞自應再接再勵，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傳抗建大業，到底於成。

我認基督徒愛國，向不後人，對於救國正作所尤堅直積極之表示，藉彰犧牲愛人之教旨於人間，爰特集合同道，策勵節約獻金運動，以樹勞瘁吾人之自由浴血犧牲之英勇烈士，及爲此而流血茲顛沛衆庶，基督徒無我之救義，或可藉此表彰於萬世，俾吾人良心獲慰，信心得安，凡我同

張仕章先生

張先生，有思想，
因為他，一句話，
基督教救國，
不然國家亡，
抗戰殺倭保國土
各發起獻金會，
人人都能去實行，
受國家，有願光，
獻金會，有商量，
國強民乃康，
亡國奴不能上天堂
如此方是補徒光，
打仗獻金為最上，
定能打到鴨綠江。

有一天晚上，我們到一個大茶館裏的樓上聽一位很有名的叫賈瞎子的賈先生，用道情的法子唱書，這樓底下能容三四百人，喧嘩擾攘，像炒哈蟆的一樣，什麼也聽不見。我想：賈瞎子在那裏呢？問了之後，才有人把我們領到樓上，一上樓就不同了，樓上坐的有二百人，樓下的聲音一點聽不見，我想這樓板一定裝得很好。賈先生正在那裏唱「五丈原」，唱的很悲痛，很能感動人，完了之後，他

歌了一歇，喝幾口茶，又唱了一曲「審武關」。他不會做老太婆的聲音，一會變年輕女人的聲音，一會又裝大將軍的聲音，真正裝誰像誰，樞上的入沒有一點聲音，雖然不是掉個針可以聽見，但若掉個銅板的話，一定可以聽見。二百多人，沒有喘氣聲，只聽他一個人唱，這魔力真大。等他唱完，我到他眼前看着，這位先生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穿了坎肩，大褂，和清朝的文師爺差不多，可是他那樣子已疲乏極了，因為一連唱了兩曲，實在不容易。我想，這種教忠教孝的戲，若能編的再通俗一些，不像那麼文，不像那麼難懂，在社會上一定是發生力量很大，再若能把胡阿毛張自忠各將軍烈士的戲編出些來，按照他這種唱法，或者辦個訓練班請他教，訓練出來的一些人分出去唱，那就與社會更有益處，與國家更有益處了。

有一天，空軍機關學校的朋友來找我對他們的學員學生講話，我也很高興，因為這些空軍之人們，擔負的救國責任是很重大的，我給他們談談話，使他們有抗戰必勝的信念，所以我就去空軍機關學校話，稿如下。

機校學生的光明前途

1. 「無空軍即無國防」，再續一句是「無機械則無空軍」。諸位想想，沒有飛機，那裏來空軍？飛機怎樣來的呢？則是靠機械人材的建造。諸位是機械學校學生，就是將來建造飛機的人，也就是國防最基層的幹部，諸位要知道自己的責任重大，莫要怕苦，莫要灰心……

2. 不要不相信自己……

中國人常常自己輕視自己，這是最要不得的，聽說外國人說我們落後，我們就以爲落後，聽見外國人說我們腦子不好，我們就以爲腦子有毛病，外國人說我們沒有科學天才，我們就以爲沒有科學天才……這都是他們造謠生事，故意欺騙我們的，實際上我們中國人，是最有科學頭腦的，例如……

- (一) 四千六百多年前，我們就發明了指南車（黃帝戰蚩尤）
- (二) 二千四百多年前，墨子同公孫般都建造了「木鸞機」……

（韓非子：一墨子有木爲，三年成飛，一日而敗）
孫般爲木爲以窺宋城。

墨子又曾建造過防城器械，這種成就遠在希臘後期，西洋古代唯一實驗科學大師阿希默德之上的。

（三）一千多年前，在漢代，我們就發明了渾天儀。

（四）其他如造紙，印刷，火藥等等，無一不由我們中國人發明的。

由以上就可以證明，中國人頭腦是極有科學思想的，而且我們過去有着光輝的成就，所以我們要相信自己。

好漢不提當年勇，

我們先說過去的光榮，這是阿Q的精神，「我們的祖先比你們闊得多了」也是要不得的，我們現在尤其是機械方面不如人，都是事實，所以我們非要急起直追不可。我們的空軍建軍是同蘇聯同時的，而蘇聯現在能夠自造成千萬架飛機，抵擋住法西斯強烈的強大空軍，這是怎麼來

轉。

講到最後，諸位或者要問，等到抗戰已經勝利了，我們不是沒有用武之地了嗎？諸位放心，抗戰期間需要諸位發明超越武的飛機，搽小鬼子，抗戰勝利以後，我們的國防，一定要大大的增備，那時，中國空軍一定得到大量的發展，我們將要有每天出一萬架飛機的工場，那還不是諸位英雄用武之地嗎？就是再沒有戰爭了，空運還是——定要大大發展的，諸位就不要愁前途，諸位的前途是極光明燦爛的。我可以給諸位寫包票。

有一天四川全省的一個政治訓練班，找我去講話，他稱的負責人的姓孫，是山東曹州府人，也是一位老解放軍，既是他們找我去談，談得很高興的，接着時候去給他們講話，他們那個地方奉小王很乾淨，很整齊，禮堂很大，大家很規矩，很嚴肅，假如這些人們都學過放槍放砲，利用地形戰鬥動作，便都是極好的幹部，在這我把我講話的大綱記下來：

同盟國

人口：十五萬萬

面積：一萬萬平方公里

飛機（每月生產量）一萬架

坦克（每月生產量）九千輛

軸心強國

兩萬萬七千萬（包括領地）

五百萬平方公里

四千架

二千輛

（4）經濟——糧食豐富。

（5）文章下鄉，文章入伍。

其次便談到軍事第一，我們都為着，爭取抗戰的勝利，但爭取勝利的條件，以上五大類仍以政治為主要，因為：

（一）軍事是政治的延長，政治好了，軍事沒不進步和勝利的。

（二）最高統帥說過：（抗戰後十天在廬山談話）「如果抗戰一開

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但要作到這點，就要靠政治工作作得好。

（三）我們的最高戰略，一曰、長期抗戰。二曰、全面抗戰。三

日、爭取主動。這三件事都離不開政府，要全面抗戰必須動員民衆，要爭取主動，必須消息靈通，耳目衆多，也須要人民的幫助，也就是需要政治工作。

(四) 所以在「二期抗戰要旨」中最高統帥就說：「政治重於軍事。」

四川的政治，又是中國最重要的事，因為四川有一百萬餘方里的土地，有人口七千餘萬，（德國人口不過六千萬法國只四千萬）有豐富的農產，礦產，手工業，抗戰以後，又建設了輕重工業，在成都就可看出四川物產之富。四川又是抗戰首都的所在地，是西南西北聯繫的樞紐，所以論糧食論兵源，論交通，四川都最重要。就由此可見諸位之責任重大也，就由此也可見國父說過：「政治就是管理衆人之事」。又說：「要人民有權，政府有能。」這是政治最好的定義，是我們政治最高的原則，本此最高原則，我們目前地方政治的重要之圖：

（一）要注意人民的利益，官吏要爲人民謀福利，要真正作到官吏是人民的公僕。現在是抗戰期間，人民要出錢出力要注意這，個原則重

。要使人能維持最低生活，要人民自動的出錢出力，要人民出了心
干情願，高高興興，要人民出了錢，不感覺繁苛。

(二) 要政府有能，抗戰期間更要有能，才能滿足抗戰的要求。要
有能，就要有好的幹部，就要肅清貪污，就要有決心剷除魚肉鄉民的
土劣。

(三) 喚起民衆注重宣傳工作。

諸位在此求學的短短期間。需要的東西很多，希望緊張起來，特別
努力，彼此的經驗可用小組討論方式交換，必有益處，最後祝諸位進步
健康。

一天，晚上七點鐘，在一個剛弄好的禮堂，開一個國際音樂募捐大會；他
們有個次序如下：

(一) 票價——分四種：

- 1. 十元。
- 2. 二十元。

3. 五十元。

4. 一百元。

(二) 會長，谷秀英（會計是載女士）

(三) 歌舞節目：

1. 愛爾蘭歌舞。

2. 蘇格蘭歌舞。

3. 邊疆的，唐朝的，古裝歌舞。

4. 其他歌舞。

這個會很有意思，買票的人中外都有，這歌舞最生動的節目，要算「中國前進曲」了。扮演的人們有八個醫生和護士，八個教授和學生，八個農夫和工人，還有小學生穿戴了各種衣帽；經一位先生誦讀了一段文章，扮演的人們便一隊一隊的出場。

我唱了一個抗戰歌，也可說是收復失地歌，題目叫「爸爸在家」，用的是山東土調。（歌詩在二十七面已寫過，所以這裏不再重複了）。

唱歌

男女都唱抗戰歌，
志氣皆向上，
天與我，
同胞共，
自與我，
天與我，
同胞共，
自與我，

精神奮發極快樂，
我盼此風傳滿國，
頂天立地幹一場，
這舉須到鴨綠江。

天與我，
同胞共，
自與我，
天與我，
同胞共，
自與我，
天與我，
同胞共，
自與我，

精神奮發極快樂，
我盼此風傳滿國，
頂天立地幹一場，
這舉須到鴨綠江。

主持

元一朶，也有的五元一包點心，大家高高興興的買，因為這是爲了抗戰，爲了慰勞前方抗戰將士，我看來的人們，大大有拿三百五百也滿不在乎的勁兒，可見錢是有的，就是要看怎樣化，會化錢的人們能以在這上頭化錢，那是無人不佩服的。

成都有一位大夫，姓樂，各字叫以堯，他是華西大學牙科畢業的，學問很好，人極誠懇，很富於愛國心，看牙的技術很高明。他在泰山時候，曾給我看過牙的，並且很熱心的記念武訓，教小學生們做牙刷，他極有耐性，不但是個好基

營徒，並且是位愛國志士，這一回在青城山遇見他，變成齋又遇見了他。他給我看牙，又給藥，我也是很感激他的，因為他對誰都是很週到很和積的。

樂大夫

成都樂大夫，愛國最熱心，行動很敏捷，望早雪國恥，天真又爛漫，勤儉耐勞，實為人在，實在佩服。

這一天，有朋友約我到華西大學的博物館去看，這博物館真是大極了，一朝一期的東西擺的很多，尤其是西藏，蒙古，西康，各樣的衣服，首飾不少，更有金的，銀的，銅的，鐵的，木頭的，磁的，瓦的，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實是美不勝說。這種博物館，從一頭起，看到末了，參觀十年畫，我想，我們將來

多成立些博物館是最重要的。像大連、如向、藥業博物館、農業博物館、
博物館等等。或者是軍人博物館、海陸軍博物館，那此讀書好的珍貴書本給與
女老少，都有看的必要。尤其是外國朋友來中國時，他們總喜歡知道一些中國的概
情，有博物館在那裏，請看，再有些派人為他們解釋，那許多們好呵，現在這裏盼
看。

五·成都歸來

在成都已經耽擱了不少日子，臨走的那天正趕上下雨，車在街上走着，旋起許多泥來，有時濺到鋪子台上去，有時濺人一身，天下事最不講公理的就是這一點，人人嘴裏都說：人道，「人道」。這那裏是人道呢？說起來真可憐，汽車在路當中，當然他嗚嗚一叫喚，人們都讓他過去，再往外才是人力車和馬車，一直到那邊上：鋪子前頭，那一點才是「人道」，這夠多可憐！你走路，我也走路，你弄我一身泥，我當無要問問你，可是一望着汽車，濺你一身泥，你一句話還沒說完，他已跑出幾百步去了，你到那裏去找他呢？所以那走路的先生們，一看見汽車過來了，就趕緊拿傘遮着腿，我在車裏坐着，對司機的說：「你走慢點，別開機說：『走慢了用汽油多，兩天可以刮重慶，若走慢了五天都到不了。』」怕濺泥，你不坐車不好嗎？」我說：「好！你教訓的我對。」看見成都把街往寬處擴，這是我想這是最好的方法，若展寬一點，不但車上人少，就是濺泥也少。展寬了

術，交通便利，招人煙多，生意一定好。一千元一方丈的地皮，可就以漲到一萬元了，這爲人民造產業，是多好的事啊！然而總免不了人們說閑話，人也不能擇情閑話，必須有一定的主意才好。爲了怕閑話，我記得有一個故事：父子兩個趕集去買驢，老的有五六十歲，小的有十二三，一個在前頭拉着，一個在後頭跟着。路上遇見幾個行路的人說：「他們這一匹驢，不曉得是他家裏的什麼人，兩個誰都不騎，咱們願買騎又沒有驢，他也許拿驢當他的哥哥兄弟看待哩！」老頭子聽了這話，給他兒去說：「不好，我們應當騎上去，你沒有聽見人家罵我的嗎？」於是老頭子叫他兒子騎上驢，他在前頭牽着。走了一里多路，聽見幾個老頭子說：「這年頭真是天翻地覆的，還不如沒有兒子好一點。」老頭子聽了這話，又說：「不好，你沒聽見人家罵你嗎？」你下來牽着，我騎上去。」於是兒子下來牽老頭子騎上去。又走了三里路，經過一過村子，看見許多老太婆坐在街上晒太陽，她們看見兒子牽着驢，老頭子騎在上面，便說：「拉扯一個孩子真不容易，你看那懶懶的騎在上頭，叫孩子拉着，多不懂道理啊！」一點點也不知疼孩子，老頭子聽了，又對他兒子說：「這也不成，你也騎上來，揷着我的腰，這回總定沒有人說閒話了。」

父子兩頭都騎上由遊鬼子攪着父親的腰來又走了沒有半里路同那三寇兩陣雲霧的來們或看見他四父子兩個騎在驢上罵道：「你倆想吃驢肉呢？你沒有把你倆的被弄搬走半呀？若像你倆這樣對待驢，那半禮子豈定叫你們託生驢？」老頭承讓有辦法，下來同兒子商量想個辦法，「不騎去家說，我騎去家說，你騎出人騎，不我們兩個都騎上人家還是說。」最後老頭子想了個法子，說：「那我們這樣好麼？」他從熟人家借來一根大槓子，把驢子捆起，兩個抬着走，走不遠要過一處橋，頭騎手驚了十幾，便擡下河去，替河水流的很急，驢子被淹死了。父子兩個個在河邊哭起來，老頭子淨聽人家的閑話，自己沒個主張，本件事做不成，驢也淹死了。這意思就是說：「個人做事，必定要有主意，否則是有利於國家而民族，私和長家，不是為自己謀利益，那不管外人說什麼閑話，我們都不管，那就行國。」去時從成都到重慶，路上過一個大鎮，叫燒酒場，這鎮有許多賣瓷器的舖子，燒的馬西很多，小牛，小馬，大小人，花牌，筆筒，茶壺，茶碗，就是樣子太難看，若是有技師，有有知識的人加工研究，而定能燒出最好的東西來，可惜我們沒有一連律西，那種人物。

燒 瓷

路上一大鄉，店舖甚興盛，
許多燒瓷窯，各色有出品，
茶壺和茶碗，小盆和大盆，
筆筒與花瓶，粗細有瓷人，
紅彩與綠色，奪目又爭新，
可惜少改良，不能趕上人，
若有好技師，必須再改進，
這是好事業，大批投資本。

裡內江同部先生和白先生談了些話，又給他們算了幾付對子。從內江出發，看見田裏的人們，正在那裏打穀，那種原始打穀的方法，看了真是叫分難過。噠噠噠的亂摔，摔出去多少穀子啊！每逢收完了穀子，二十天後，滿田都生出穀苗，一塊田糟踏一升半升不算什麼，全國都算起來，這便是很大一個數目。確實

是我們沒知識，太沒研究，這些教育家，政治家，實業家，都看不見嗎？爲什麼不改革呢？我記得沈宗瀚先生給我說過：「我們每年打小麥的時候，糟踏的小麥，連地裏帶場上，是值五萬萬元。」拿小麥和穀子比，我想，這個數目至少要有十萬萬元。我盼望全國的父老兄弟姐妹，把這件事趕緊改良改良。

打穀

民間打穀不經濟，	隨便摔打灑滿地，
每年糟踏十萬萬，	還怕數目不止此，
一件事實可證明，	秋收稻芽滿地皮，
有的長到半尺高，	固然有稀也有密，
任指一塊一細算，	東西南北幾千里，
爲何這樣亂糟踏，	不肯研究爲第一，
而今前方正抗戰，	無米何以來充飢？
很盼早日大改良，	決不妄費一粒米，

軍民都能吃飽飯，

收復地失自容易。

後 記

回到重慶，想到一來一往，一兩個月了，做了些什麼事呢？前方有五六百萬忠勇將士們，用他們的血肉，做成一條新的長城，使日本鬼子過不來，不然的話，這後方成什麼樣子呢？在後方的人們，實在應當一刻也不該忘記；尤其是我，更不應當忘記。我對子抗戰，覺得能出大力就出大力，不能出大力就出小力，這回出去跑一跑，有動嘴的機會就動嘴，有動筆的機會就動筆，有動腳的機會就腳，一張嘴，一支筆，兩條腿，不時的幹，有大效更好，若無大效就是小效也可以。其實呢只要自己覺，得良心不安就一點效沒有也可以的，先賢說只「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就是這個理了。

馮玉祥

三十二年端午節。

——行紀灌蓉——

著者：馮玉祥

發行者：三戶圖書社

桂林：中北路

門牌：二七號

印刷者：三戶印刷社

桂林觀音山一號

版期 民國卅三年

桂林初版三千冊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蓉灌紀行

著者：馮玉祥
裝幀：吳桐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書字第七五三號

58 遠

7101